

說海精華

第二冊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A541 212 0008 2431B



創作後的女

弟子

桌 呆

雨秋這一夜從文學研究會的聚餐會散會回來時候已不早路上車子也找不到他帶着微醺獨自走着暗想我拋了這數年間的評論翻譯之筆把我某時期的生活上所得的暗示做成一篇處女作的小說前天在某雜誌發表了出來今天居然得了一班友人的批

創作後的女弟子

評稱讚無怪那眼界稍高一點。曙光雜誌也要來索稿了。此時雨秋心裏很快活覺得幸運正在那裏等候自己了。一回到家裏那老媽子本來已聽了只因深夜靜靜的街路上一聽得他那聽慣的足聲老媽子便趕緊來開門了他走進門時老媽子

一壁關門一壁問道要吃什麼東西。西麼雨秋平日就是喝醉了回到家也是要吃些什麼的所以他就回答道有什麼東西就吃一點。留着什麼好東西麼老媽子說夜飯還留着此外也並沒什麼好吃的。雨秋就說那麼不用了。我也不餓。雨秋說時已往樓上書室中去。咧他以爲與其在樓下由老媽子侍奉着吃夜飯倒不如獨自在樓上夢想那幸福的前途來得有趣。桌上今天的報紙還留着他一坐

下。去。自。然。的。拏。起。來。看。了。不。料。報。紙。下。面。有。一。封。書。信。是。個。桃。色。的。信。封。字。寫。得。很。端。正。他。對。信。封。的。下。端。一。看。發。信。人。是。一。個。女。子。并。且。從。沒。見。過。這。個。姓。名。啊。難。道。是。讀。者。麼。拆。開。來。看。時。果。然。不。錯。伊。第。一。句。就。說「我。一。向。是。先。生。的。愛。讀。者。啊。……」讀。下。去。雨。秋。有。些。厭。倦。了。這。種。一。味。恭。維。的。女。讀。者。之。信。那。裏。有。他。那。朋。友。的。信。那。麼。有。味。呢。以。前。雨。秋。也。時。常。有。這。種。讀。者。的。信。接。到。的。男。的。無。非。

說。自。己。是。個。志。望。文。學。立。身。的。青。年。想。把。稿。子。送。來。請。求。斧。削。女。的。就。不。同。未。免。有。一。點。思。慕。之。情。雨。秋。自。然。要。發。回。信。給。伊。到。二。三。次。書。信。一。往。返。後。那。女。子。的。原。形。也。現。出。來。了。至。此。雨。秋。往。往。深。悔。他。以。前。的。回。信。咧。他。因。此。就。痛。嘆。女。子。的。淺。慮。讀。了。他。一。二。篇。翻。譯。的。小。說。就。會。寄。什。麼。信。來。這。是。什。麼。心。理。他。竟。不。明。白。但。是。這。一。夜。把。這。信。讀。下。去。雨。秋。漸。漸。的。被。這。封。信。將。心。吸。引。去。了。

信。的。目。的。是。要。求。收。伊。爲。女。弟。子。伊。對。於。雨。秋。有。怎。樣。一。種。智。識。竟。罷。叫。雨。秋。吃。驚。從。前。雨。秋。熱。心。讀。着。特。斯。德。惠。司。克。的。小。說。得。了。暗。示。便。做。過。一。篇。叫。做「人。類。性。之。讚。歌」的。文。章。這。還。是。四。五。年。前。他。在。大。學。的。時。代。咧。伊。已。經。讀。着。「……先生所作『人類性之讚歌』是載在民國某年某月的某某雜誌的那充滿着深啓示的文章。我至今還記着自從那時起我就把先生注目了……」

「……先生從前從事於評論界的時節，我只想成一個評論家。但是此刻先生一作小說，我就不願作評論。咧先生也從此多作小說麼？那麼也請您把我做成了一個小說家罷……」

結末又說：伊今年十八歲，去年在某女校中學科畢業。伊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現在一起住着的父親，乃是沒有血統關係的人。伊在幾張紅格子的草稿紙上寫得很詳細。雨秋讀完後，再看信封。

創作後的女弟子

上寫着是通濟橋九安里三十八號凌香珠。

雨秋此時心中很爲怪訝。那些倡門中的女子，却是例外。其餘十幾歲的女子，在雨秋實在好久沒有交際。過近來的十八歲少女說出來的話，怎樣寫出來的文字，怎樣竟不明白。不過這麼一個年紀輕的小姑娘，能夠寫得成這麼一封信用。雨秋實在不信。并且今年十八歲的小姑娘，能夠讀我四五年所作的那篇文章，也很難深信啊。又

想道：恐怕是什麼人的惡戲麼？但是惡戲也何必這麼太周折呢？又不對。雨秋再對那信封信箋看看，搖搖頭道：「不明白啊。他又想倘使不是人家與我惡戲，那倒或者是個熱心人罷。必定是個頭腦很明白，很早熟，很有天才的少女。有了這麼一個女弟子，可笑我這將成未成的小說家，未免太不敢當罷。」雨秋又想：這也是那處女作的一個反響啊。想到這裏，心中很舒服。他這一晚的睡眠，非常幸福。

第二天他寫回信了。信中的意思差不多說：「我曉得了。有你這麼一個好的讀者。何等快活。不過你的能否成爲小說家。並且有沒有的這種素質。非見過了。面是不會曉得的。」寫得很簡單。一無裝飾。一則恐怕。或者是什麼人惡戲。對於這疑點。不能沒有警戒。二則伊是一個少女。我自己年紀還輕。要抑制自己的心。萬不可好奇的前進。一回兒伊就有回信來了。說這幾天想到府奉候。不打緊麼。還附着

幾首新體詩。一二篇感想文。都是模仿着雨秋的作者做的。這新體詩確是比感想文好得多。新體詩的材料都是詠的。自己周圍附近的自然。他默忖定是什麼。晚春日暮的時節。空庭中寂寞無人。伊坐在草地上。一壁用那柔嫩的葉。在臉上擦着。一壁在那裏吟詠。雨秋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暗道：不是這麼年紀的女子。一定做不成這麼樣的詩的。雨秋便將其中幾首朗誦了。二三遍。又覺得伊很

聰明。不免暗暗歡喜。伊有沒有作家的才能。也不去管。伊就是伊。來做女弟子。雨秋也沒把怎樣的教授講解怎樣的課題。改筆拏來。籌畫不過。雨秋在現在這獨身時代。再加近來。與二三友人在倡門中。走動走動的時節。倒並不見得。不喜歡有這麼一個清淨的少女。進他的生活中來。所以他很在那裏等候着伊的出現咧。

凌香珠的尋到雨秋家裏來。是在五天之後。只見老媽子拏了一張

名片到樓上來說道下面來了。這
麼一位客人雨秋看時名片上是
凌有章號煥文大概是伊父親的
名片罷用鉛筆圈去了旁邊寫着
自己的名兒雨秋不免問道是何
等樣人小姑娘麼老媽子道是啊
一位小姐雨秋道那麼且請伊上
來見見再說一回兒樓梯聲響雨
秋啣着香烟靜候覺得到了門外
伊的腳聲停止着在那裏躊躇咧
雨秋便叫道請進來好咧於是室
門開處露出一個含笑的紅顏少

女來雨秋一手移着椅子道請坐
伊走了進來鞠了一躬仍舊立着
不坐雨秋再三的說了伊方始很
謙遜的坐下雖打扮得不像是個
孩子伊坐在椅上一種姿勢到底
像是有些孩子氣啊雨秋無話可
說又恐怕伊太拘束等伊擡頭時
便特地用很親近的口氣說道書
信統統收到了伊答道真是很冒
昧……伊很清楚的說時眼角
中也帶着笑意雨秋覺得這眼角
很美便問道這裏你倒尋得到麼

伊說這一帶我很熟以前是每天
走過這門口的雨秋即問道你府
上不是在通濟橋麼伊道不錯不
過從前常往德馨路那邊去的雨
秋就說那麼你的學校是賢良女
學校了伊答道不是學校我有朋
友在那邊罷了於是雨秋就把前
天的感想文新體詩等批評了幾
句再打聽了伊家庭的狀況因為
雨秋覺得伊不像是單純的來求
作品上之指導的啊
伊又說父親母親却是還在……

：伊又把前天信上所寫的再略為講得詳細些。本生的父母在湖北住什麼地方做着什麼絲毫不曉得。不知爲了何事生了出來。就將伊拋棄由現在的父親拾來的。所以現在的父親們伊雖感激他們的恩。但是總不很親密。父親們後來又生了弟妹。現在差不多我是一個受累討厭的東西了。伊詳細細述了一遍。雨秋便問令尊做什麼的。伊答道。現在在大昌輪船上。從前是在文藝書局的。雨秋

聽了。又對伊臉上看看。覺得輪船與書局實在在自己頭腦中很難聯絡。啊。雨秋又問道。在編輯所麼。伊說不是的。在發行所。雨秋就點點頭。伊又說。父親認得先生的啊。雨秋道。如此麼。在文藝書局姓凌的……說時。又取了桌上的名片。塗去的字。再看自然仍舊想不出。從前友人秦君在那邊時。却到那發行所去過二三次。的。或者見了面。認得也。說不定。單看姓名。竟記不得了。即道。那麼。你家裏也

不是與文學毫無關係的啊。伊點頭道。是的。所以我從小就把父親的文學雜誌讀着。雨秋到此時。伊一家的家計也有些看得出了。再對伊身上看看。伊今天出來做客。人竟也沒有。一件新一點的衣服。穿着打扮。打扮。一回兒。伊回去了。雨秋却有些失望。這是他的期待太大的緣故。不過伊的家庭與文學有一點兒關係。倒把他刺激了一下。伊在父親名片上寫着自己的名。或者是得

過父親的許可也。論不定。雨秋又
想。或者伊父親曉得伊略有文才。
便打算把伊養成爲文學家。將來
可以幫助他。那不很寬裕的家庭
也未可知。然而既是如此。又爲什
麼將女兒放到我這獨身的章雨
秋處來呢。要名望好一點的那麼
文藝書局系統的人。如陶滌香。黃
花地。許一葉等。誰不能做伊。適
的先生呢。雨秋不免疑惑起來。若
從雨秋的趣味一面說。那倒情願
伊不是父親的意思是。伊瞞着家。

創作後的女弟子

中私自趕來。雖很不正當。反覺得
愉快啊。
從此伊大約每隔四五天來一次。
不來的時候也常有書信寄來。無
論那一封信中總沒有一件實實
在在的事。雨的雨秋覺得文學之
中。聲訴伊不遇的。嗟嘆語氣漸漸
的多了。於是雨秋自身深信伊不
遇的意思也。湧將起來。咧他也很
喜伊的伶俐。後來歇了兩個多月。
伊就常說先生你總要帶我到什
麼地方去遊玩一趟纔好啊。

有一天正是春盡夏初的天氣。雨
秋與香珠一同從自己家裏走出
來。當時也沒有一定到什麼地方
去的目的。恰巧在四五天前伊也
正在旁邊忽然接到一個請柬。是
一班洋畫家開一個展覽會的。入
場券下面又附着一句說。此券可
帶家族不限人數。因此有些引動
雨秋的遊意。便道要去。看麼說時
將那厚洋紙印着鮮明鉛字的券
授與香珠。香珠得意道。肯帶我去
麼。雨秋就說自然帶你同去。香珠

道這不限人數的麼兩秋笑道你也是家族啊香珠說那麼我可以邀着月娟一起去麼兩秋就說這也不妨香珠忽然瞧着兩秋笑道不去邀伊了不要被伊把我的先生奪了去兩秋便有興味問道月娟是誰香珠道先生已經忘掉了麼前天不是說過的那新華女學校英文科的人啊兩秋點點頭香珠又說此人也很崇拜先生我到先生這裏來伊只是妬忌着兩秋道原來如此伊是很美麗的麼

香珠舉起手來做出要打的樣子道先生真不行啊這一天正是星期日路上很熱鬧所以二人走了出來就想到那展覽會去了打扮得很時髦的女學生一羣一羣也遇過好幾次兩秋很高興的走着忽向香珠道不遇見月娟麼香珠恨恨的道先生你且記着兩秋便只是微笑敬了一下香珠啓口道先生不中用月娟是有了人了一個姓桑的雨秋便問道他是什麼樣人香珠說是個

學生某私立大學文科裏的雨秋就說時常會面的麼香珠道是的前幾天放春假伊也到姓桑的寓中宿了一夜第二天纔回家去的兩秋覺得生了一種輕微的嫉妬問道學校中不打緊麼香珠說萬一曉得了那是還了得但是月娟打算退校咧兩秋搖頭道那太不行啊香珠皺着眉頭道我也很擔心一不留心就會墮落的兩秋看看香珠的臉色是步走得快一點心裏頓時不舒服起來自己也無

可如何。

展覽會的會場在一個寺內。那一派畫全是陰鬱而無光澤。多用鈍綠色之畫。雖是星期日也沒有。人出入寂靜得如病院一般。雨秋倒一幅一幅的看去。香珠立在一幅某畫家自己畫像之前。說道：「先生這不是一個可怕的臉麼？」雨秋便無意味的答道：「很可怕。」伊就說：「一定是極深刻的。」雨秋說：「以後或者要流行畫這種臉。」香珠對雨秋看。看又說：「先生也常常做出那可怕

的臉來的啊。」雨秋點點頭。覺得自己那不快的臉還沒收掉。咧於是。要轉換這心地。打算早些出這會場了。

一出會場。雨秋先要自己來引動自己的興趣。便問伊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飯罷？」香珠說：「好。雨秋又說：「肚子餓了麼？」快一點半鐘。咧雨秋自己已很餓。不過這種小姑娘在這種時候。用什麼態度來應對。對倒很想看看。於是催着道：「不。打緊嗎？」一同去吃。這麼一次。館子伊

就瞧了雨秋一眼。清清楚楚的。答道：「不。打緊的。」

二人上了宴樂樓的樓梯。堂館領他們到一間小房間內。大概是時候不早。吃客都散了。四面也靜悄悄聽不到有客人的聲息。僅見痰盂中的水面上浮着三個香烟頭。罷了。二人就在靠窗坐下。窗外隔着一個空庭。便是高高的一所建築。物又隱隱聽得鋼琴之聲。伊就說：「這是影戲館啊。」雨秋點頭道：「今天是星期日。所以白天也有的。」伊

又問道先生愛影戲麼雨秋點頭稱是伊再問道影戲也是藝術麼雨秋見伊忽然發出這難問來便對伊臉上看看一時回答不出一回兒堂倌將酒菜搬來雨秋就獨飲了幾杯伊笑着說我當是先生不喝酒的啊伊篋也不拏只是對盆中看着在那裏說話雨秋便問何故香珠道先生不是宗教家麼雨秋笑着道宗教家也種種不同有善良的有不良的香珠笑了一笑說那麼先生是不良的了這時

候雨秋酒興也發了說道不良之中還有些善良所以是藝術家啊兼着善良與不良而最近神的便是藝術家了

二人吃完了飯堂倌也不拏手巾來雨秋對伊笑着說他們一定很奇怪着啊你看堂倌也不進來了

香珠即問何事雨秋道疑我二人的關係啊香珠恨恨道我不愛聽的

雨秋說不愛聽也沒法其時伊忽然立起來了雨秋當伊是要往使所去然而伊也不去又像在那裏

雨秋便道原來是信麼拆開來時

匣裏頭拏出一封信來

到室隅從身邊取出一隻小小鏡

又說但是不許生氣的說時便走到

秋點頭道什麼東西都可以看伊

忙問何物伊道我寫着的東西雨

麼事伊方始說先生肯看麼雨秋

秋仍是很鎮靜的問道你到

道還是別提罷說着又立起來雨

什麼說罷伊又坐將下來忽然又

問道做什麼伊便搖搖頭道沒有

等候雨秋向伊說什麼話雨秋就

只有半張信箋寫得很短。只見上面道：「……先生這種話實在很可恥說不出口。現在只得打定主意說了。先生可以把我做先生的妻麼？我家裏實在不能容身了……」信中這幾句的前面還有三四句寫着雨秋看到這裏就把頭擡起來。雨秋一向見伊很親近，就曉得早晚不會不踏到這一步的。不過竟想不到會由伊自身很明白的直言一定是先把對手的身心變成了自己的東西。然後動起手來。這纔是從來的方法。穩妥的手段。啊！所以雨秋平日見着伊那種親密的言語舉動，就覺得不可不警戒了。但是此刻伊這麼突然做了出來。雨秋正有些進退兩難，好像弄火的孩子忽然被父親將火燃着的紙奪了去。雨秋頭腦中一瞬間，剛這麼一閃，擡頭再看伊時，雨秋又生出另外一種感情來了。只見香珠在他旁邊，兩手掩着面伏在桌上，肩頭只是在那裏亂顫。這也是這種時候應有的姿態。啊！雨秋還以為伊是一個孩子。咧！此刻想到這裏，雨秋的反感倒頃刻就淡了下去。一時忘却了伊那妄想的羞恥，一股悲壯之感，情在心中，應答着一種對可憐者的甘味哀感，和一種壓制他的心思。二者正在雨秋胸中鬥着。此時雨秋鬚髯處於長兄似的善良感情地位，不禁掛下淚來了。雨秋又凝視着伊那顫抖的肩頭，忍住了眼淚，靜靜的說道：「這封信我還是不看的好。啊！我所以不得

不。就。還。你。了。也。並。非。我。不。能。與。你。
結。婚。還。沒。到。時。期。咧。現。在。不。是。這。
種。時。期。雨。秋。說。時。見。伊。肩。頭。的。動。

鬧。着。玩。的。說。完。還。是。笑。個。不。住。將。
桌。上。書。信。取。過。去。撕。做。粉。碎。雨。秋。
對。這。一。片。片。在。伊。手。中。飛。到。地。上。

去。的。紙。屑。看。着。臉。上。漸。漸。的。澹。白。
起。來。了。

搖。更。甚。雨。秋。暗。忖。這。怎。麼。辦。呢。便。
用。自。己。的。手。強。把。伊。的。頭。擡。起。來。
時。覺。得。有。一。種。可。怪。的。聲。音。從。伊。
面。孔。與。手。掌。間。出。來。忽。然。伊。擡。起。
那。笑。得。通。紅。的。臉。來。更。在。那。裏。狂。
笑。不。止。笑。得。連。身。體。都。動。着。
雨。秋。不。禁。用。銳。利。的。聲。音。問。道。做。
什。麼。伊。便。笑。不。可。仰。又。斷。斷。續。續。
說。道。哈。哈。先。生。這。全。是。謊。話。與。你。

小說雜誌

(無虛生)

天笑先生「盜的年譜」煞尾謂毛郎鎗斃之
日。即彼二十年前初出母胎之日。整整活二十
年。我以為此語應為整整十九年。因二十歲之
生日。實生後之第十九年。整也。不知天笑先生
以為如何。



抱牌位做親的 離婚廣告

卓 呆

上

諸君你們見了我這篇小說的題目一定要疑我也同戲館裏取什麼吸引觀客的戲名一樣把和尚兒子中狀元尼姑謀殺親夫等怪異名稱來引人注意其實我這篇小說平常得很在道理上也說得過去是時代的進步是風俗的變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化沒有什麼大奇怪這一段親事從性質上講在舊社會中總算是良好姻緣了呂韻琴從小因為父親在外面做官無暇顧及女子教育便請一位太史公梁老先生來教他們兄妹二人讀書所以韻琴直到十八歲纔出書房離先生三從四德的書本讀得不少裝滿着

一腦子的曹大家連四書五經也裝入肚中總算成了一個大書囊倘使將來生出兒子來萬不致混身俗骨了他哥哥倒雖是個男子讀着書要去應用其實講到死讀書還沒有妹妹那麼博可憐韻琴的前半世竟中了曹大家的毒不少書讀得太多上了古人的大當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咧○總○之○呂○韻○琴○這○個○女○子○在○舊○社○會○的○女○界○中○可○以○稱○他○是○才○女○了○三○從○四○德○很○深○的○刻○在○他○神○經○上○面○貌○又○美○麗○性○情○也○柔○順○見○了○他○那○個○不○美○慕○都○說○將○來○不○知○那○一○家○的○官○人○有○豔○福○能○夠○娶○到○這○位○十○全○十○美○的○夫○人○在○韻○琴○十○六○歲○的○一○年○起○就○時○常○有○人○來○作○伐○呂○太太○見○自○己○看○不○上○眼○的○竟○刻○託○言○謝○絕○有○些○還○可○以○談○談○的○便○寫○信○去○請○問○呂○老○爺○這○位○呂○老○爺○眼○光○高○極○了○差○不○多○個○個○拒○絕○一○個

也○沒○有○討○論○的○餘○地○這○一○年○呂○老○爺○在○北○京○某○學○校○中○看○上○了○一○個○東○牀○佳○婿○了○此○人○也○是○官○家○之○子○姓○祝○字○友○三○今○年○纔○二○十○一○歲○長○得○相○貌○出○衆○品○行○端○方○勤○勉○好○學○孜孜○不○倦○無○怪○呂○老○爺○賞○識○在○校○中○本○來○也○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呂○老○爺○打○聽○了○他○的○家○世○就○託○一○位○祝○友○三○父○親○的○同○年○前○去○作○冰○上○人○那○祝○家○見○呂○家○門○戶○相○當○呂○老○先○生○又○是○個○有○聲○望○的○人○物○雖○路○途○遙○遠○打○聽○不○出○他○家○小○姐○怎

樣○也○可○以○斷○得○定○呂○老○先○生○的○女○兒○至○少○也○不○會○比○他○老○子○差○得○多○所○以○也○無○用○遲○疑○一○口○把○這○親○事○答○應○預○備○擇○日○下○聘○呂○老○爺○一○面○寫○信○回○去○通○知○夫○人○小○姐○夫○人○又○請○一○位○瞎○子○錢○鐵○嘴○來○把○祝○少○爺○與○小○姐○的○八○字○合○合○鐵○嘴○說○這○是○天○造○地○設○的○夫○婦○還○有○什○麼○不○好○再○替○祝○少○爺○算○算○命○又○是○個○大○富○大○貴○的○好○命○呂○夫○人○很○爲○歡○喜○等○到○呂○老○爺○受○下○聘○禮○即○忙○寄○回○家○去○二○人○的○終○身○大○事○總○算○已○定○從

此○韵○琴○心○頭○就○有○了○祝○友○三○這○一
個○人○了○把○十○數○年○含○蓄○着○的○混○身
愛○情○一○齊○射○到○尙○未○見○面○的○祝○友
三○身○上○去○咧○於○是○他○飲○食○起○居○無
時○不○念○及○祝○友○三○不○料○黑○雲○從○天
外○遮○來○若○是○祝○家○不○講○道○理○就○要
說○呂○韵○琴○是○掃○帚○星○了○不○到○一○個
月○祝○家○忽○然○半○夜○裏○失○火○這○一○夜
祝○夫○人○恰○巧○赴○親○戚○人○家○去○吃○喜
酒○不○在○家○中○友○三○從○睡○夢○中○驚○醒
慌○忙○逃○了○出○來○又○想○到○父○親○病○在
牀○上○於○是○奮○勇○上○前○跳○入○烟○中○趕

上○樓○去○將○父○親○負○在○背○上○剛○要○下
樓○時○那○知○樓○梯○已○經○燒○斷○可○憐○父
子○二○人○同○爲○灰○燼○這○一○個○消○息○一
傳○到○韵○琴○那○裏○這○還○了○得○宛○如○青
天○霹○靂○頓○時○嚇○得○韵○琴○暈○了○過○去
大○家○手○忙○脚○亂○毫○無○主○意○足○是○過
了○三○點○鐘○光○景○韵○琴○纔○哭○醒○他○蒼
白○的○臉○對○母○親○看○着○一○定○要○今○天
動○身○趕○到○北○京○去○母○親○尙○在○躊○躇
他○擎○起○洋○燈○來○將○火○油○亂○倒○在○身
上○要○想○自○己○也○燒○死○於○是○只○得○聽
他○就○說○今○夜○已○來○不○及○明○天○一○早

動○身○他○又○哭○了○一○夜○第○二○天○母○女
二○人○乘○京○漢○鐵○路○火○車○出○發○韵○琴
一○路○上○眼○淚○已○乾○喉○音○已○失○還○在
那○裏○不○住○的○哭○到○北○京○時○祝○太○太
已○將○兩○個○枯○焦○死○尸○入○殮○呂○老○爺
陪○着○女○兒○過○去○吊○孝○韵○琴○一○見○棺
材○撲○將○上○去○將○頭○顛○亂○撞○幸○虧○人
多○把○他○拖○住○那○知○他○又○將○身○上○三
顆○金○鈕○子○吞○了○下○去○於○是○急○急○請
醫○生○來○施○救○韵○琴○那○裏○肯○依○後○來
祝○太○太○看○得○心○酸○便○來○勸○他○這○小
姐○我○們○一○家○同○時○死○了○兩○人○只○留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四

我一個活着你雖尙未過門本來也是祝家之人你再要一死叫我一個近六十的老太婆死又不能即死豈不更苦呢你既有此烈性何不代你丈夫盡些孝道送我度這殘年呢人死不能復生他們死也是沒法怎能自尋短見再加上一個呢小姐你是讀過書的人應當明白此理韻琴聽了祝太太一番話覺得實在不錯再看祝太太十分親切的對他他怎麼不感動於是旁邊的人也勸我也勸父

親母親都答應他抱牌位做親侍奉祝太太韻琴總算答應了就在三日之內趕辦起那令人傷心的婚禮來這一天黑雲密布不見天日鬍鬚天也在那裏替韻琴不平十九歲做新娘同時做孤孀的韻琴現在二十九歲了向來悶坐在家中的近日常常有人見韻琴的足跡在各處了最奇怪是這一年二月中新文化日報上忽然登了一個韻琴的廣告這題目先惹動

人家注目叫做『呂韻琴與已死的祝友三宣告脫離婚關係』這一天的報紙爲了這個廣告實實在在多銷了足有千餘張他下面一段宣言那一個不要奪來爭先觀看只見他載着道
韻琴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素不相識的祝友三訂爲婚姻已經與婚姻的意思不合了訂婚不到一月祝友三突然身死我當時不知人生目的何在不知愛情究爲何物腦中被不適

於現代的舊思想所惑。還想向
黑暗方面博得一種慘無人道
的虛榮。把混身熱血去換一個
石牌坊。於是便有抱牌位做親
之舉。以爲犧牲我一身便可流
芳百世。光耀門庭。那裏曉得我
下了這麼的決心。從人家看來
好像也不見得怎樣希罕。我就
把我已往的行爲細細兒的一
想。竟覺得以前當他光明正大
的。其實已錯走了路。既覺悟自
己錯走了路。自然應當趁早回

頭。因此我回頭的第一步是宣
告離婚。本來寡婦如有再醮等
行爲。法律也不能禁止。不比得
有夫之婦。先要離婚的。但是我
這寡婦與人家不同。人家是嫁
後丈夫死了。纔做寡婦。我是先
做了寡婦。然後嫁的。所以我的
嫁過去。好像已先默認了。願做
一世寡婦之意。如今要變成一
個普通的寡婦。不能不先取消
這默認。要取消這默認。只有先
離婚了。好得死者強占我爲妻。

也沒什麼好處。如此看來。不必
雙方同意。由我一面聲明脫離
婚姻關係好了。從此韻琴或與
人結婚。或獨身生活。悉可聽憑
本人自由。恐有誤會。特此宣告。
大家讀了這廣告。自然也有痛罵
的。也有同情的。也有稱讚的。成
了一時的談論資料。還有幾個羨慕
韻琴的青年。寫信去向他求婚。韻
琴並不理會他們。但是這時候已
有人瞧見韻琴。常與一個男子在
中央公園出入了。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不久就聽得人家說韻琴要與一個大學生結婚了這消息很確四

月八日是大學生范仲英與韻琴

結婚的日子結婚的地點是韻琴

的意思不惜什麼公共地方或旅

館住宅就在韻琴那節孝牌坊之

上搭了一個高大涼棚裝着電燈

懸着國旗做一所禮堂在韻琴無

非是吃了他半世虧今天踏入新

幸福的第一天拏他做個紀念這

一天久雨初晴荒郊中韻琴的牌

坊之外尚有幾個人家的牌坊散

亂在四面石上雨還未乾好像在
那裏寂寂的流淚

中(補)

你道韻琴怎麼會有如此一大變

動且聽我來補述

當初祝太太傷心過度便得了癆

症在第二年三月裏就此去世呂

老爺替女兒豎牌坊已是祝友三

三週年了呂太太呂老爺受着媳

婦的氣很爲不樂在韻琴二十五

二十六歲兩年中就相繼病故韻

琴的嫂子是一個鄉下人悍而無

六

理與韻琴也很不合因此韻琴與
母家後來也漸漸的疏了韻琴自

從婆婆與父母一死除了遠在湖

北的哥哥外舉目無親成了個孤

苦伶仃的岑寂女子雖不愁吃着

實在無聊極了又沒有小孩子無

可消遣每天便拏報紙來解解悶

報上看見了新書的廣告就去買

幾冊來看看他這麼一看覺得眼

前頓時放出一個向所未見的新

世界來與昔日所讀的書大不相

同很能引起他的讀書趣味於是

索性見一種買一種得一本看一本愈讀愈有味不忍釋手他把新舊書一比較便想道不好了古人太欺我了新書是現代人做的說的是現代話現代人讀了可以在現代應用舊書是古人做的說的古代話古代人讀了却是在古代應用但是現代人讀了豈可盲從必須要辨辨滋味纔能夠施用也並不是古人故意要欺後世的人實在是時代不對了譬如我們小時節愛看三國演義諸葛亮

神通廣大誰不佩服但是要當初的諸葛亮弄到現在來恐怕他遇到了手鎗炸彈他也只得退避三舍不能把當初那種本領來防禦咧所以現代人必須讀現代書古書只好把他當個參考品罷了韻琴會悟到這步地位又去覓了些婦女問題婚姻問題的書來看他看了幾天就明白自己的婚姻竟大誤特誤寡婦守節已經太無人道所以寡婦再醮向來法律不

禁的都是被惡環境惡風俗纏繞着算他是個不貞不節之婦罷了丈夫在世自然與另一男子有戀愛關係便是個無恥之婦丈夫一死夫妻的關係已完差不多如訂合同的兩造一方面已失效力咧那麼或者因着數年間夫婦的愛情關係不願改嫁他人自己要守節倒還說得過去像我那麼豈不可笑我竟爲着一個向不相識的陌路人去犧牲我一生幸福一身愛情這是那裏說起呢此人與我在訂婚的一個月前我也不認得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八

他。他。也。不。認。得。我。訂。婚。後。僅。不。過。有。了。這。一。個。聘。禮。二。人。的。關。係。還。是。沒。有。變。動。還。是。我。沒。認。得。他。他。沒。認。得。我。設。使。二。人。在。途。中。相。遇。誰。曉。得。我。二。人。是。要。一。世。交。換。愛。情。的。夫。妻。呢。除。了。物。質。上。與。陌。路。人。無。異。既。與。陌。路。人。無。異。我。怎。能。好。端。端。爲。了。幾。瓶。茶。葉。就。願。去。斷。送。我。這。有。生。命。的。身。體。呢。這。些。書。我。看。見。得。太。遲。了。然。而。還。來。得。及。我。是。現。代。人。要。過。現。代。的。生。活。不。可。被。古。人。所。誤。我。要。推。翻。我。已。往。

的。行。爲。重。新。建。設。我。的。新。生。活。纔。可。以。把。我。那。將。死。未。死。的。生。命。救。回。來。將。新。生。命。納。入。新。幸。福。中。去。纔。是。人。生。的。正。道。然。而。我。究。竟。是。個。讀。書。還。不。很。多。的。人。我。想。的。念。頭。不。知。到。底。對。不。對。要。去。請。教。請。教。人。家。方。敢。決。定。韻。琴。想。罷。臉。上。頓。生。出。一。種。曙。光。似。的。新。光。彩。來。明。天。韻。琴。便。出。去。訪。一。位。新。生。活。雜。誌。的。主。幹。盛。鐸。聲。君。此。人。本。是。韻。琴。的。姨。表。兄。韻。琴。將。自。己。的。意。思。向。鐸。聲。說。了。一。遍。要。請。他。指。教。

鐸。聲。非。常。贊。成。并。且。替。他。細。細。解。釋。了。一。遍。婚。姻。的。要。旨。又。送。了。他。一。冊。今。天。出。版。的。新。生。活。雜。誌。特。刊。婚。姻。號。叫。他。回。去。研。究。研。究。韻。琴。的。刊。登。那。宣。告。脫。離。婚。姻。關。係。的。廣。告。是。在。會。過。盛。鐸。聲。的。二。星。期。後。他。的。與。大。學。生。范。仲。英。見。面。又。在。登。廣。告。的。兩。個。月。後。乃。聽。某。博。士。演。說。時。二。人。適。坐。一。處。談。得。合。意。就。成。了。相。識。了。細。細。一。打。聽。既。是。同。鄉。還。是。有。些。極。遠。的。親。戚。關。係。例。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卓·呆·



我初次聽見司馬君還在四年前
咧其時我最喜的是在市上各處
無目的的散步因此各處的酒店
也都到過聽見司馬君這人也是
在那種酒店裏啊實在市上各處
的酒店中往往可以瞧得見他此
人年紀還沒到四十看起來足有
四十五六像一個又陰氣又不潔
的老人了身上衣服顏色都不新
鮮并且都有些髒差不多不分冬
夏的樣子身體很長瘦得搖搖不
定臉上也瘦削對他一望就覺
得他是一個正直的人頭髮留得
很長並非有意如此不過是懶惰
罷了因為白髮已經雜了不少在
裏頭可見他不是爲着裝飾起見
特地留長的口鬚很薄又很稀那
上頸又生着雜亂不齊的頸鬚看
了他那種樣子大概總當他是一
個落魄的文人的并且他的服裝
與時間一點也不在他心上終日
在酒店裏喝着這可定是一個獨
身者或者雖有家庭這家庭中一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定沒有可以安慰他的溫暖東西。空。氣。全。體。毫。無。關。係。只。是。默。默。然。

了。無。論。在。那。一。家。酒。店。內。他。總。縮。並。不。表。示。他。的。存。在。就。是。我。的。眼。

在。室。隅。一。張。桌。上。喝。酒。桌。上。必。定。中。起。初。也。從。來。不。注。意。他。某。夜。在。

空。壺。排。列。得。很。多。他。那。陰。沈。的。臉。一。家。酒。店。裏。幾。個。青。年。正。在。暢。談。

默。默。在。那。裏。喝。着。總。是。寂。靜。無。聲。戀。愛。的。話。他。若。不。插。一。插。嘴。恐。怕。

到。酒。一。完。他。擎。壺。對。桌。上。一。橫。跑。我。也。決。計。不。會。記。憶。他。的。這。一。夜。

堂。的。瞧。見。了。他。催。促。就。替。他。添。酒。細。雨。連。綿。我。到。這。一。家。酒。店。中。去。

也。不。與。他。搭。話。此。人。靜。得。差。不。多。坐。一。下。此。人。正。縮。在。室。隅。桌。旁。後。

人。家。也。不。留。心。有。這。麼。一。個。人。坐。來。雨。勢。忽。大。所。以。這。一。夜。竟。沒。有。

着。惹。人。注。意。的。特。色。他。一。些。也。沒。什。麼。客。人。來。了。坐。在。那。裏。的。幾。個。

有。所。以。在。這。種。酒。店。裏。出。入。的。人。客。人。大。半。是。面。熟。的。一。班。老。主。顧。

誰。也。不。注。意。他。的。在。不。在。與。這。有。六。七。個。青。年。都。是。附。近。什。麼。專。

門。學。校。裏。的。學。生。外。面。下。大。雨。沒。

有。生。客。大。家。便。和。在。一。起。談。談。笑。

笑。也。有。在。那。裏。歌。唱。的。只。管。談。下。

去。便。談。到。婦。女。和。戀。愛。上。去。了。這。

是。年。輕。人。聚。在。一。起。的。老。規。矩。其。

時。也。不。免。談。入。這。一。條。路。上。去。這。

種。談。話。也。差。不。多。總。是。一。定。的。一。

面。是。抱。着。純。潔。戀。愛。觀。的。青。年。一。

面。是。現。實。的。只。曉。得。肉。體。的。青。年。

雙。方。議。論。罷。了。現。在。那。種。二。十。歲。

光。景。的。青。年。們。對。於。婦。女。的。知。識。

竟。非。四。十。多。歲。的。男。子。所。及。得。到。

實在。是。我們。想。像。以。外。的。事。這。一。夜。一。個。學。生。講。他。每。天。在。電。車。中。遇。見。一。個。少。女。很。爲。美。麗。於。是。讚。美。起。那。神。聖。的。純。潔。戀。愛。來。另。外。一。個。學。生。反。駁。他。說。戀。愛。的。結。局。決。不。會。純。潔。於。是。雙。方。議。論。開。始。了。這。種。議。論。全。體。的。人。也。沒。有。人。去。止。住。的。這。話。頭。那。裏。會。有。解。決。呢。就。是。有。了。解。決。雙。方。也。未。必。會。信。因。此。只。管。議。論。下。去。弄。到。打。不。斷。頭。了。二。人。議。論。時。旁。邊。的。人。都。微。微。帶。笑。在。那。裏。聽。大。家。默。然。聽。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着。二。人。很。有。精。神。的。議。論。倒。也。大。有。興。味。我。正。舉。着。杯。子。看。他。們。爭。辨。在。他。二。人。談。得。最。熱。烈。的。時。候。只。聽。得。室。隅。有。人。叫。道。女。子。實。在。是。下。劣。的。動。物。你。們。還。沒。曉。得。咧。大。家。回。頭。看。時。只。見。向。來。縮。在。室。隅。喝。酒。的。司。馬。君。——其。時。我。還。沒。知。道。他。姓。司。馬。咧。——一。副。不。快。的。臉。對。那。二。人。睨。視。着。二。人。正。在。暢。談。被。他。一。驚。不。免。回。轉。頭。去。看。他。那。主。張。純。潔。戀。愛。的。學。生。便。略。含。着。一。點。兒。怒。氣。問。道。什。麼。緣。

故。他。卽。道。因。爲。是。下。劣。所。以。我。說。下。劣。啊。那。學。生。又。說。你。不。能。單。說。因。爲。是。下。劣。叫。人。怎。能。明。白。到。底。什。麼。緣。故。呢。司。馬。君。道。你。別。這。麼。問。我。你。喜。歡。看。小。說。麼。有。一。篇。外。國。小。說。中。國。也。有。譯。本。了。叫。做。「兩。條。道。路」。你。們。見。過。麼。兄。弟。兩。個。國。王。被。愛。妻。所。叛。離。便。棄。國。而。去。遇。見。一。個。巨。人。方。始。曉。得。這。巨。人。也。被。那。最。愛。之。妻。叛。離。着。這。巨。人。之。妻。對。二。人。說。些。什。麼。伊。說。女。子。無。論。被。男。子。怎。樣。的。看。守。監。禁。

仍舊很容易叛離。這男子的你看這還不能證明女子是下劣的東西麼？旁邊有幾個人笑道：未免太過分些了。司馬君說：但是我也以為未必女子個個會如此說罷。那學生還有些不服，要抗辨時，司馬君即高聲道：你還不懂，咧他的聲音中已經含着些怒氣，在內於是他那副苦苦的面貌，比平日更難看了。同時他臉上又現出苦痛的表情來。鬚鬢是被自己這一句話苦着。這麼一來，那主張純潔戀

愛的學生也不開口。咧我在此時對於這半老男子，倒很抱興味。看他那種談吐，一定是個有相當學問的人。從前想像他是個落魄文人，現在更確實了。不知此人究竟抱些什麼思想，或者是他有我們所不及的經驗也。論不定我對他的凝視着他，又默默喝酒了。就此議論完結，客漸漸回去。我也趁早走咧。但是此人還留着，後來在各處酒店裏仍舊常常瞧見他。不過從沒有那一夜那麼肯開口了我。

又聽得某處的跑堂的呼他。司馬先生，我纔曉得他的姓，但是從沒直接與他講過話。歇了長久，我也不高興在各處酒店裏亂跑了。從此與那一方面漸漸疏遠。自然那時節對他雖略有興味，經過了許多日子也就忘了。

▼ 二 ▲

近來有一天晚上，我過了十二點鐘，纔回去。這一天很冷，下起雪來。我預想明天一定可以積起雪來。咧我正從大街走入一條小弄時，

見角上。一家酒店。剛剛我走過去。時有一個男子跳將出來。其實好像背後有人推着他一般。因為我瞧見門內有一人影。頃刻就縮進去。將門關好了。這跳出來的男子幾乎倒在地上。好容易踏定了。腳頭身體又搖了兩搖。撞在門上了。只聽得此人發出很醉的聲音來。道：「開門啊！你把我推出來麼？」說罷，將拳頭在門上重擊幾下。又聽得裏面答應道：「明天再來罷！別打門要破的。」他又喝道：「快開！快開！你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們敢驅逐客人麼？混帳！快開！裏頭又應道：「時候已經過了，請你明天來罷！」說時，上面一扇小門中露出那跑堂的半個面孔來了。又說不要如此胡鬧啊！門外的醉漢又喊道：「再給我喝一杯，裏頭又再三說請你明天來罷！今夜不行了！我平日走過這店前，見他在關門之際也往往有醉漢鬧着的。今夜也大概就是這一種人罷！所以並不注意我默然走過背後，還聽得那醉漢的叩門聲和呼聲。咧！我進了弄

將到我門口時，忽然叩門聲與呼聲覺得是停止了。我倒一時奇怪起來，回頭看時，那酒店前電燈的鈍光中好像瞧見那醉漢倒在他門前。咧！一定是叩叩叫叫疲倦起來，便倒在地上了。酒店裏頭的燈已息，所以店內非常黑暗。遠遠也很瞧得出我暗想：寂靜無聲，此人睡着了麼？又想天氣寒冷，雪又很大。到明天早晨，不知要積多少起來。咧！萬一他一夜之中只管不醒，這便怎麼處呢？不是要凍死了麼？

五

我想到這裏又想起在什麼書上
 瞧見過的一個人深夜被酒店裏
 趕出來走了幾步就此倒在路
 第二天那店裏的夥計就是趕他
 出來的人開門一看只見他已死
 在那裏又想這跑堂的明天開門
 看時此人已凍死在檐下也論不
 定啊於是我覺得萬萬不能不去
 管他了只得再從原路回過去走
 到酒店門前一看原來這醉漢叩
 叩門就此坐了下去右手還摸在
 門上身體已伏臥在地面實在是

睡着了我就把手在他肩上推推
 說道怎麼樣他只是口裏嗚嗚作
 聲也不擡頭我又說你這麼躺在
 地上要受寒的啊快些起來他又
 嗚嗚響了幾陣我搖了他數次一
 手托在他頭後打算抱他起來他
 纔睜開眼睛來叫道什麼人他很
 驚異的對我臉上一看我也對他
 臉上一看不禁大驚原來就是四
 年間在各處酒店內常常遇見的
 司馬君啊我訝道司馬先生麼他
 比我年紀好像長了十歲所以我

很恭敬的稱他一聲先生他答道
 不錯我是司馬你是什麼人我道
 四年之前我在各處酒店裏遇見
 過你的啊此刻閑話少說總之你
 躺在此地到明天早晨是要凍死
 的他答道不打緊我又說怎麼不
 打緊呢快些起來說時扶他起身
 又問道你家住那裏他道我的家
 ……他忽然大笑道這種東西這
 世上那裏有呢我驚道你的家沒
 有麼那麼你回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答道用不着什麼地方我聽得

呆了。不過我對於這醉漢的好意，竟一時湧上心來。卽道：「那麼到我家裏去罷。」我就住在這弄底。啊，他答道：「好的去罷。」我又恐怕他再倒下去，把手托在他背後，領他回去。時候已經不早，我也不叫下人預備床鋪，就把自己書室內的榻，把他睡下。他也差不多是無意識了。醉眼朦朧，掩人後口，內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就睡着了。我對室隅他那臉上瞧瞧，但是四年前在酒店中會面之時，從沒這麼很近。

的看過他面貌。此時一看，更覺老了。粗看時，竟是近五十歲的老人。咧，但是仔細看看，睡着的面影，約有四十左右，頭髮還是很長，鬚也任意留着，白髮比從前更多。他的面貌決不像下賤之人，鼻梁很高，眉毛又濃又美。年輕時一定是個相當的美男子啊。我自從與那些酒店疏遠以來，已有四年。這四年間，不知從這世上得了多少經驗。不料此人還是這麼在各處酒店裏，喝着麼？想到這裏，真覺得是一

種不可思議的事。啊，這一天晚上，我正作一篇小說，我執筆時，問大概從人家睡靜後，起到明天早晨為止，連作一夜。這是我的習慣。這一夜也打算如此對着桌子，起初因為自己室內睡了這位司馬君，我心裏不免有些興奮，精神紊亂，不易平靜。筆竟很遲鈍，心裏只是把「此人究竟是個何等人物」一個念頭亂想着，不過到了一二點鐘後，心也安靜。咧，創作的興味蘇醒起來了。我做到後來，連自己

室中睡着。一個不相熟的人也從念頭上忘掉。咧很有興的一枝筆。在稿紙直書。歇了一下。司馬君忽然翻了一個身。口中啊啊的一聲。我回頭看時。他從被中探首出來。很怪訝的。四邊瞧瞧。我微微笑着。問道。你醒了麼。他點點頭。還是莫明其妙的。臉色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我便笑道。方纔你躺在酒店門前。我領你到這裏來的。他一聽。方始想起來了。擦擦眼睛。說道。不錯。是的……又道。我只記得有人。叫他醒我的對啊。我便倒一杯茶給他。他謝了一喝。而盡。那時他像真的醒了。再擦擦眼睛。看看四周。我就把他如何從店中推出來。如何叩門叫喊。如何跌下去。我因為恐怕倒在雪中。要有危險。因此領你來的。詳細說了一遍。他方始很感激的說。原來如此。那真對不起。了他好像見我不睡。當是爲着他佔去了我的牀鋪。因此他很覺不安。我就說並非如此。我徹夜著作。乃是我的習慣。我的工作。於是他的眼光也。像對於我對於這小說家的。我很被一種要對我說什麼。

的衝動驅使着啊我又把在四年前酒店裏跑堂的叫他我纔曉得他的姓等話陸續說出來使他不。要拘束於是他也很寬心說道如此麼我倒一點也不曉得實在失敬得很我又說不但如此我還記得一件事。情。咧。有。一。夜。大。雨。之。際。在。某。處。酒。店。內。有。幾。個。青。年。在。那裏議論戀愛被你一喝他們就不做聲了他搔搔頭道有這種事麼我又說你引出一篇小說來什麼兄弟兩個國王都被他的妻叛離。

了。其。時。我。正。坐。在。你。旁。邊。桌。上。聽。着。他。方。始。想。起。來。了。連。連。說。道。有。的。有。的。不。錯。啊。原。來。那。時。節。你。在。旁。邊。麼。真。沒。有。注。意。啊。我。說。其。時。我的興味……說出來請勿見怪。當時我對於你這人物曾作種種想像。還。打。算。與。你。接。近。了。細。細。兒。談。一。下。的。咧。如。此。我。與。司。馬。君。的。談話進行到這裏了我想這麼說下去不要萬一觸近了他心中或者會有的事麼還是急急避去罷。又想或者可望引他自己說出什。

麼話來也論不定啊於是用種種說話重疊說着他眼中的某種興奮之色漸漸濃將起來我已確信他一定要說出什麼話來了所以等候着果然我的期待並不失望。他很興奮的說道你是小說家我更覺得要與你親近了方纔你還種種的照料我我感謝之念充滿在胸中咧他又慢慢的說道我真有很苦的經驗啊找這經驗真可怕這經驗能够把我的一生破壞到這種樣子這些話對平常的人。

我也並不肯說不過我既曉得你是一位小說家我就忍不住不肯不向你說了對不起得很請你聽我一下罷我就說你講便了於是司馬君把下面一段他那不幸的經驗說出來咧

▼ 三 ▲

我是某省的某縣人我在少年時代一點也沒有什麼不滿足父母的存在直到我二十二歲為止咧生活上也沒有困難的事我又直爽從來不會抱什麼疑念真是

個透明的青年在家鄉中學一卒業就到這裏入某私立大學其時我與一個女子有了關係了我這向來沒有經驗過女子的心以為這就是戀愛咧那知結局不過自己高興去求得一個青年時代的惡夢罷了我這沒有疑念的人就真心很信這女子很愛這女子伊是大學附近一家學校用品店裏的女兒人很溫柔他人與伊說什麼話時就很羞恥的低頭微笑但是伊對我倒像是很從順的戀愛

我二十一歲的一年我瞞着家鄉父母租了小小一所屋子與這女子同棲了那真是愛情生活這女子是一個從順性質的人所以對我處處很柔順早晨來到我上學伊已經種種的勞動替我把吃的東西早已預備着我從校中回來伊又打掃得很清潔這生活何等愉快啊我不向伊說話伊是不開口的默默坐在我旁邊縫衣我愛讀書從學校中回來也可以很舒服的對桌子了朋友們時常

過。來。玩。玩。都。說。你。的。夫。人。真。是。一。
位。溫。和。的。人。啊。我。聽。了。何。等。愉。快。
一。回。兒。暑。假。到。了。我。打。算。回。去。一。
趟。不。過。父。母。一。面。還。不。曉。得。有。這。
女。子。所。以。不。便。帶。伊。去。然。而。留。着。
伊。我。獨。自。回。去。又。不。願。意。因。此。向。
家。中。推。托。了。種。種。的。話。打。算。不。回。
去。了。但。是。父。母。只。有。我。一。個。兒。子。
很。盼。望。我。回。去。又。寫。信。來。催。促。了。
因。此。到。暑。假。已。過。一。半。我。竟。留。了。
這。女。子。回。家。鄉。去。咧。一。回。到。家。裏。
只。是。掛。念。此。地。我。就。每。日。寫。信。過。

來。這。女。子。也。天。天。有。回。信。一。過。半。
月。我。無。論。如。何。忍。不。下。去。便。在。父。
母。面。前。推。托。了。有。事。就。此。來。了。不。
料。其。時。竟。會。發。見。一。樁。想。不。到。的。
事。啊。我。那。住。宅。本。在。很。荒。僻。的。所。
在。附。近。還。有。些。田。野。咧。我。從。火。車。
上。下。來。後。乘。了。車。子。回。家。穿。過。了。
許。多。熱。鬧。的。市。街。將。要。近。這。市。梢。
時。我。胸。中。正。在。那。裏。跳。躍。咧。我。此。
次。回。來。特。地。不。通。知。伊。打。算。叫。伊。
吃。驚。的。伊。雖。有。信。叫。我。早。些。回。來。
不。過。曉。得。暑。假。之。期。未。滿。父。母。也。

決。計。不。肯。放。我。因。此。伊。也。斷。念。咧。
伊。既。斷。念。此。刻。我。突。然。趕。回。去。不。
知。伊。怎。樣。的。吃。驚。喜。歡。啊。我。想。到。
這。裏。樂。得。無。可。言。喻。反。嫌。車。子。太。
遲。要。想。自。己。趕。過。去。了。我的。住。居。
在。一。條。小。弄。中。的。末。一。家。車。子。是。
拉。不。進。這。小。弄。的。我。非。在。這。弄。口。
下。車。不。可。我。付。了。車。錢。提。了。一。隻。
小。藤。籃。急。急。走。入。弄。中。其。時。各。家。
門。口。電。燈。已。經。很。亮。了。那。邊。的。房。
屋。都。是。外。面。一。個。小。庭。庭。外。是。一。
帶。木。柵。門。也。是。和。木。柵。一。般。的。我。

見木柵門開着，便輕輕進去。胸間不免亂跳，要突然出現在伊面前。不是可以叫伊又驚又喜麼？那麼待我由庭中繞到後面去罷。於是走到房屋側面的窗口時，胸中喜得騷亂起來。一時心頭不定，好像有一種不安襲來。莫非是什麼凶兆麼？我這一向不抱疑念的人，會有這種感情湧來，不是奇事麼？也想不到眼前就有極不幸的事會逼來的。我又覺得我的呼吸很怪。我自己也不能理解。這一刻兒自

己身體精神上來的變化，心中却很覺奇怪。一面又輕輕走到窗下，立定了其時，是夏天窗自然開着。別的室內都已上燈，怎麼窗內沒有燈火呢？奇了，難道出去買東西了麼？忽然見窗口桌上一頂草帽擺着，我一望而知是友人R君的。東西因為他是用這黑白色的帶的，不過我很信賴R君。在我動身之前，我對他說，伊一人很寂寞，望你時常去瞧瞧，所以此此刻在此，我也一點不奇怪。不料我最初那

不安之念，又第二次襲來了。我便立着竊聽一下，我竟有很卑陋的竊聽等舉動了。唉，這運命之神，特地將我從很遠的故鄉趕出來，把我從幸福中陷入不幸的谷底，未免太惡戲了。我非極忍心的竊聽，那叛離我的戀人與我朋友的聲音不可啊。并且我明白他們還是叛離我的最初，因為什麼呢？我起初聽得伊還有拒絕的聲音，還提起我的名來，不過一方面抵抗的力漸強，并且後來成爲辯解的，於

是拒絕之聲也。消失了。唉。我立在。親自嘗到戀人與至友最初叛離。我的滋味不是殘酷極了麼。我便再把足聲很輕的走到外面。我想拖住那叛離的戀人與至友。將他們痛罵一頓。侮辱一場。然而心裏。雖這麼想。這種舉動。我實在做不來的。從一方面講。便是我的弱點。啊。我一向不喜歡有那種粗暴舉動的。我提了藤籃。這一夜毫無目的。的在街路上亂走。心裏怎麼難過。你也可以想像了。第二天我乘

了。火車到某處。去敷衍幾日。因為我離開父母。曾說有要事來。此事情完得早。還可以回去一趟。咧。可。不能去得太早。所以在這種地方。耽擱一下。我就從此不回到那女子旁邊去了。即忙寫了一封書。信給伊。且君處。也不寫信去。自然就此與他絕交了。他也不想與我。會面。咧。我到今天。想想那時的事。也。全然不恨伊。爲什麼呢。因爲我在此刻。這種女性也漸漸明白了。伊實在是個正直的女子。不過意

志之力。一點沒有。伊真是個溫和的。婦人肉感的女子。并且是個個性不甚清楚的女子。要伊自己保護自己的弱點。竟全沒有。這力量。你一定也曉得的。這世上無抵抗力的女性。實在不少。啊。司馬君說到這裏。話頭暫斷。對我臉上。看着我。要我回答。我默然不語。他又續道。這也不獨是在女人一面。并且在女人這種性質。從某地位上看來。反覺可憐。咧。我把伊一人留在這裏。却是我的大誤。將這種女性拋

棄。在。危。險。的。地。方。不。是。男。子。的。誤。謬。麼。我。一。向。在。平。和。中。度。日。對。於。事。物。從。來。不。生。疑。念。的。不。料。自。從。出。了。此。事。竟。把。我。的。頭。腦。顛。倒。了。但。是。那。時。節。我。年。紀。還。輕。一。腔。熱。血。從。這。種。事。實。上。得。到。的。不。快。之。度。自。然。很。強。不。過。經。過。了。許。多。歲。月。心。也。自。然。恢。復。了。年。輕。人。到。底。不。肯。只。是。把。那。暗。黑。不。快。的。事。想。着。的。然。而。那。裏。想。得。到。後。來。還。有。第。二。次。婦。女。的。叛。離。來。侵。襲。我。呢。

此。事。的。發。生。在。我。大。學。卒。業。後。了。我。本。來。很。勤。學。況。且。自。從。第。一。個。女。子。叛。離。後。無。論。什。麼。女。子。都。不。入。我。眼。中。我。極。熱。心。的。用。功。一。天。到。晚。只。是。忘。命。的。讀。書。所。以。我。在。大。學。卒。業。時。成。績。很。好。然。而。我。出。了。學。校。並。不。想。踏。到。社。會。上。做。事。什。麼。在。一。個。銀。行。或。公。司。中。佔。一。隻。位。子。那。是。連。想。想。也。頭。痛。了。我。覺。得。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很。不。合。我。的。意。的。好。在。我。父。母。還。有。些。財。產。生。活。也。不。來。逼。迫。我。我。卒。業。的。

前。二。年。父。母。已。相。繼。去。世。因。此。我。更。不。必。急。急。要。趕。出。去。做。事。了。將。故。鄉。的。房。屋。賣。掉。了。再。到。此。地。來。買。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很。安。靜。的。度。日。着。後。來。有。一。位。友。人。勸。了。我。就。與。一。個。某。女。學。校。出。身。的。女。子。結。婚。了。此。人。是。一。個。美。麗。愉。快。的。女。子。與。從。前。一。個。默。默。然。的。恰。巧。相。反。伊。舉。動。言。語。都。很。活。潑。毫。無。陰。沈。之。態。最。愛。音。樂。鋼。琴。奏。得。很。好。伊。對。於。我。的。朋。友。們。也。用。快。活。明。爽。的。態。度。對。待。着。我。那。沈。默。寂。

靜。恰。巧。由。伊。的。活。潑。來。補。償。起。初。我。真。幸。福。伊。無。論。何。事。都。很。留。心。得。到。總。使。我。在。書。室。中。非。常。舒。服。我。從。愛。伊。的。裏。頭。又。帶。幾。分。敬。意。真。覺。得。是。個。和。平。美。滿。的。家。庭。了。朋。友。們。也。都。這。麼。說。着。其。時。我。忽。然。生。了。一。種。希。望。想。在。這。世。上。去。成。就。他。現。在。說。出。來。却。很。可。笑。我。那。時。很。想。做。像。你。那。麼。的。小。說。家。啊。但。是。其。實。我。並。不。是。這。種。原。料。不。過。每。天。在。書。室。中。悶。坐。而。已。不。免。有。些。厭。倦。了。於。是。我。那。卒。業。的。

大。學。要。我。擔。任。些。功。課。我。也。一。星。期。真。擔。任。得。不。過。二。三。點。鐘。實。在。這。種。事。情。像。我。這。種。性。格。的。人。也。不。見。得。不。適。當。所。以。我。的。講。解。研。究。倒。也。很。熱。心。學。生。們。的。待。我。也。很。歡。迎。前。輩。的。對。我。又。很。滿。足。我。一。回。到。家。裏。那。頭。腦。敏。活。的。愛。妻。又。笑。盈。盈。的。出。來。迎。接。我。了。若。是。照。這。種。樣。子。過。去。人。生。真。不。知。何。等。樣。的。愉。快。咧。就。是。我。個。人。即。使。沒。有。什。麼。天。才。也。一。定。能。夠。覓。得。一。個。趣。味。與。我。適。宜。的。事。可。以。在。

這。世。上。發。展。一。點。的。那。知。我。正。浸。在。平。和。與。幸。福。之。中。生。活。非。常。快。樂。那。惡。魔。又。在。那。裏。很。殘。酷。的。計。畫。咧。自。從。我。擔。任。了。母。校。的。教。科。以。來。有。一。個。同。鄉。的。青。年。因。着。我。的。介。紹。就。在。大。學。中。肄。業。夜。間。寄。宿。在。我。家。裏。他。在。家。鄉。中。學。一。卒。業。特。地。出。來。求。學。無。奈。學。費。無。着。所。以。來。求。我。我。就。貼。他。些。費。介。紹。他。進。我。那。大。學。中。去。此。人。學。問。很。優。秀。竟。是。天。才。眉。目。也。極。端。正。一。副。聰。明。的。面。貌。真。是。問。一。知。十。的。

好。頭。腦。又。很。用。功。他。究。竟。怎。樣。熱。心。於。學。問。只。消。看。了。一。件。事。就。明。白。他。在。校。中。學。了。四。個。月。的。德。語。他。靠。了。一。冊。字。典。竟。把。思。想。界。很。流。行。的。哇。衣。肯。氏。的。一。大。思。想。家。之。人。生。觀。一。讀。完。了。我。很。愛。這。青。年。豈。但。是。我。教。他。他。還。一。樣。樣。的。教。我。咧。他。談。到。學。問。實。在。可。以。叫。我。心。頭。歡。喜。我。暗。道。得。到。了。一。個。極。好。的。後。輩。了。他。雖。是。後。輩。實。際。上。真。是。我。學。問。上。的。朋。友。商。量。上。的。伴。侶。我。在。夜。飯。後。一。定。叫。他。到。

我。書。室。中。互。相。交。換。意。見。也。算。是。一。日。中。的。一。件。樂。事。啊。我。們。談。到。疲。倦。時。我。妻。也。不。等。人。家。關。照。擊。些。茶。進。來。咧。我。往。往。正。在。想。喝。茶。的。時。候。伊。不。待。我。說。恰。巧。看。準。了。這。時。候。端。茶。進。來。了。伊。一。雙。黑。得。有。光。的。眼。睛。對。我。們。瞧。瞧。微。微。一。笑。說。道。又。是。很。難。的。議。論。來。了。麼。我。書。室。的。隣。室。伊。有。一。張。鋼。琴。放。着。伊。往。往。對。我。一。看。意。思。之。間。問。我。要。不。要。奏。一。曲。我。就。微。示。允。意。伊。過。去。奏。琴。了。這。青。年。與。我。那。疲。

乏。的。頭。腦。頓。時。有。這。妙。音。來。安。慰。咧。唉。想。起。了。那。時。節。的。幸。福。狀。態。那。真。沒。有。窮。盡。的。此。刻。想。到。了。惡。魔。就。伏。在。旁。邊。不。是。更。可。怕。麼。我。起。初。一。點。也。不。留。心。若。是。用。疑。惑。的。眼。光。看。去。必。定。可。以。瞧。見。種。種。兆。候。的。譬。如。那。青。年。漸。漸。有。焦。慮。之。態。也。是。其。中。的。一。項。啊。他。與。我。對。話。之。時。也。常。常。好。像。深。有。所。思。回。答。的。話。也。往。往。牛。頭。不。對。馬。嘴。這。也。是。其。中。的。一。項。啊。直。到。我。看。出。了。他。青。白。的。臉。色。來。我。就。很。擔。

心的問道：你不是身體有什麼不舒服麼？他搖頭答道：沒有什麼。我還以為他過度用功以致神經衰弱了。所以再三叫他保重身體。有一天他上學去後就此不回来了。第二天寄一封書信給我道：

我從苦痛底裏寫這信給先生。我對於有大恩的先生犯了極大的罪了。我想像了先生讀這封信的時候的心覺得真是一種說不出的苦痛——我正在責自己。我看了先生那種什麼

也還沒曉得只是把我愛着的。眼色我真比死還難過啊——那一位師母實在是一位可怕的人啊。伊一種虛偽和一種欺騙只是在先生面前裝做笑容啊——我願自己投身等候先生的處分。我竟犯了大罪了：我已沒有辨解的餘地。這種意思說不盡的書信我讀的時候我那頭腦中和心臟中恨不能用手去搔搔啊。我那最愛之妻我那最愛之後輩竟會有這種事。

麼聰明的女子聰明的青年……我突然用力一按桌旁的電鈴。我妻未進來以前我竟坐不穩在室內環行了三次。伊推進門來仍舊照常的微微笑着問道有什麼事。我就拏這封信打到伊臉上去。伊呀的一聲便接過去很鎮靜的讀着。其時伊的表情我一生不會忘掉。掉的伊胸中一定像釘着一隻釘。但是伊很努力的要使顏色不變。可怕的事情伊是把這努力來成功的讀完後伊擡起頭來時仍舊

與踏進書室來時一樣的微微笑着并且又清清楚楚一點也不帶顫聲的說道你就把這封信要疑自己的妻麼伊竟裝得若無其事的說着我的預想以為伊一定驚駭悲傷苦痛懊悔然後伏在我足下乞我恕罪的或一切聽憑我處分伊倘使有後悔之色那或者我會寬恕伊的因為我很愛伊我又很愛那青年啊其時我已三十歲以上了不像從前那麼年輕咧人類說不定不會一時意志有搖動

的所以我的意思看了情形也說不定不能恕伊那知伊竟用虛偽來要遮掩我眼睛全部了伊的態度很自然我愈看愈覺得伊的心可怕了我也多說話即日叫了我一位熟識的律師來辦理離婚手續這一次負傷在我真何等的劇烈啊——司馬君說到這裏眼中現出激烈的苦痛與興奮之色來——我在第一個女子的時候一來年紀太輕二來沒有對於人生的知識現在是我對於世上的

知識已經完成一隻脚踏到中年者的界中去咧被愛妻叛離了在做丈夫的是一種什麼感觸我很明白——我唯一希望的伊我幸福之搖籃的家庭一齊破壞這又有何等感觸我也很曉得——這一次胸中所受的殘酷擊打不像青年時代那麼不日就會恢復的了最不好的是我對於人生一點沒有信賴了對於正當的事的信賴一點沒有為什麼要有學問為什麼要有研究這種東西到底什

麼意思所有移到我眼中來的東西差不多覺得一樣樣在那裏顛倒起來了我就抱着我那無可安慰的心中苦痛往各處去彷徨咧什麼大學講師自然是一天也守不住的無聊事情了我漸漸明白酒的滋味了醉的一件事結果可以一時把這世上的姿態變成別種形狀給我看的古來凡是負着苦痛的人都逃在酒中的但是我一向不肯是認這種事實到現在想想方知這種境遇的人所走之

路到底古今一樣的然而說也奇怪我自己負着苦痛在各處趕去的喝酒近來居然自己的心很鎮靜了這包含無數酒店的熱鬧市街不是在那裏勸誘人入花花世界去麼然而我人雖在這種地方心宛如在荒野裏走路很覺平靜古時看破塵世的人往往在山中結草爲庵的我住所不定天天在各處喝酒差不多當這熱鬧的都會各處都是草庵啊這麼一來苦痛方始不成苦痛

司馬君又笑了一陣說道但是人類的本能非常奇妙我到近來纔有些明白我這種廢人本來用不着妻婦女無論怎樣的興味都引不動我了起初雖是由對於婦女生了疑惑纔起這種意思的近來不對了覺得婦女可信不可信的問題竟不成問題不料心裏雖用不着婦女我這世上的廢人一種要小兒的慾望漸漸強起來了不是太惡作劇麼對於這世上毫無信賴的人竟生出要後繼者的慾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二〇

望。來。了。夜。裏。喝。酒。的。時。候。倒。也。很。好。很。醉。了。或。是。借。宿。在。酒。店。裏。或。是。住。小。客。棧。或。者。闖。了。禍。宿。在。警。察。局。中。睡。了。一。夜。到。明。天。醒。來。胸。中。真。被。一。種。寂。寞。侵。襲。着。啊。就。要。想。到。我。若。有。了。一。個。小。孩。子。那。就。好。了。恨。不。能。立。刻。把。我。的。兩。手。來。抱。抱。孩。子。用。掌。心。來。撫。撫。孩。子。的。頭。啊。有。時。我。不。知。不。覺。竟。把。一。雙。手。宛。如。抱。小。孩。子。那。般。空。空。的。抱。着。啊。等。到。我。自。己。一。留。心。真。覺。得。人。類。的。本。能。實。在。不。可。思。議。啊。

※ ※ ※ ※

這。一。夜。我。竟。聽。司。馬。君。談。到。天。明。等。下。人。們。起。身。後。叫。他。們。再。拏。了。一。條。被。來。我。就。與。這。不。幸。的。人。同。榻。而。臥。我。照。常。的。睡。到。過。了。午。刻。醒。來。時。旁。邊。的。司。馬。君。不。在。那。裏。了。我。桌。上。的。草。稿。紙。上。見。留。着。一。個。字。條。道。

驚。擾。之。至。蒙。君。照。拂。使。我。過。了。一。夜。安。慰。的。光。陰。感。謝。感。謝。本。來。打。算。等。候。足。下。醒。來。怎。奈。那。朝。晨。的。寂。寞。又。來。侵。犯。我。頭。腦。的。機。會。罷。珍。重。

P 先生 司馬生

他。幾。個。字。也。寫。得。很。有。力。後。來。時。常。近。那。種。酒。店。時。總。留。心。看。會。不。會。遇。到。他。竟。一。次。也。沒。遇。過。他。仍。舊。是。在。各。處。的。酒。店。裏。輪。流。喝。着。麼。我。一。壁。祝。他。的。健。康。一。壁。也。就。此。擱。筆。了。





生育問題中的閻王

胡寄塵

話說送子觀音手下的一個童子有一天往上海旅行順便買一張日報看看只見上面載了一道新聞標題是甚麼限制生育問題題旁注了一行小字道山額夫人的言論童子細心讀了這一條新聞知道中國現在正鬧著甚麼生育問題雖然不明白他的詳情大概知道是要限制生產的覺得這件事和送子觀音很有些關係倘然大眾限制生育起來觀音家裏許多的麟兒將往何處送呢因此把這件事問問觀音打聽觀音的意見

觀音說道你拿這句話來問我你的話可算是根本不能成立童子道爲甚麼呢觀音道我們佛法是主張不生不滅的不但要限制生育簡直要斷絕生育希望普天下男的都做了和尚女的都做了尼姑纔算達到我們慈航普渡之目的那時普天下的衆生才算是大覺大悟可憐世上一般希望多子多孫的人固然不

曾覺悟便是山額夫人也只覺悟了一半。又何曾澈底呢？所以這個問題在我看起來不成問題。

童子道：大士的話我明白了。只不過大士既然主張無生，又何以要送兒子給人呢？觀音呵呵大笑道：虧你在我手下這許多年代，你還不會知道我的真相麼？我何嘗送兒子給人，不過由著世人瞎說一陣子罷了。

童子又合著掌拜了一拜，說道：大士的話我明白了。觀音又道：童子的主張雖是如此，但是閉說閻王爲著這個問題也很發出些議論，登載在艷城夜報上。聽說他的意見又和我不同，你既然熱心研究這個問題，你何妨去打聽打聽他的意見，供你參考當

時童子便問觀音要了一個名片介紹他去見閻王。童子拿了觀音的名片走到閻王殿上守門小鬼知道他是從觀音那邊來的，連忙通報閻王親自下殿歡迎。畧敘了三五句寒暄，便談起這生育問題來。

閻王愁著眉頭說道：貴童子有所不知，我們爲著這件事正弄僵了。童子問道：何以呢？閻王道：原來本閻王操生死之權，凡是每年生死的數目都是由我支配好了的。我們支配這生死之數已不容易，某也善，應該轉世爲人，某也惡，應該轉世爲禽，爲獸，某也善，應該享些富貴之樂，某也惡，應該受些磨折之苦。先期經了許多調查員的報告，又經了許多審查員的審查，然後由判官按數造冊送到我這裏來。在以前

的。時。候。我。可。以。照。冊。發。落。如。今。他。們。陽。間。鬧。甚。麼。限。制。生。產。問。題。倘。然。生。產。數。目。一。經。限。制。那。便。由。不。得。我。來。支。配。最。困。難。的。一。件。事。便。是。應。該。發。落。爲。人。的。因。爲。人。額。有。限。不。得。不。屈。他。爲。禽。爲。獸。那。時。候。我。第。一。要。受。本。鬼。的。反。對。第。二。要。受。判。官。的。質。問。第。三。便。自。己。問。問。良。心。也。不。忍。看。看。閻。王。一。席。有。些。坐。不。穩。了。只。好。退。位。讓。賢。罷。

童子聞言問道閻王已準備退位麼閻王搖首道且慢且慢這不過是最後一著直到幹不下去的時候才走這條路倘然幹得下去還是幹現在我們正在這裏極力反對這個問題且看形勢如何

童子道據做童子的意見閻王不必徒勞罷閻王反

對。是。沒。有。用。的。閻。王。驚。問。道。何。以。見。得。呢。童。子。道。這。權。柄。完。全。操。在。世。人。手。裏。他。們。果。然。肯。限。制。生。育。時。夫。妻。不。同。床。睡。覺。不。知。閻。王。有。甚。麼。法。子。想。閻。王。一。聞。這。言。面。色。如。土。半。天。說。不。出。話。來。

停。了。半。天。還。是。判。官。在。旁。插。言。道。據。卑。職。看。倒。也。有。一。個。對。付。的。方。法。不。知。大。王。以。爲。如。何。閻。王。道。你。有。何。方。法。快。快。說。來。判。官。道。生。不。生。由。他。死。不。死。由。你。他。們。限。制。生。的。數。目。你。也。限。制。死。的。數。目。這。豈。不。是。一。個。抵。制。的。良。策。麼。閻。王。聽。了。起。初。點。點。頭。好。像。是。贊。成。的。後。來。想。了。一。想。復。又。搖。頭。道。不。行。不。行。已。經。生。了。的。長。生。不。死。是。他。們。極。端。贊。成。的。已。經。死。了。的。無。法。投。生。我。還。不。是。幹。不。下。麼。判。官。道。這。到。也。有。個。

的秩序

下等動物之生產

(平英)

動物中大概都是下等的產卵較多。漸進於高等。產子的數目。便逐漸減少。蠟蟲一時能產卵一億。水蚤每期產五百萬。牡蠣一期產二百萬。蜊蛄產一萬。一對鱧魚所生的卵。若完全發育。二十五年以後。容積就和地球一般大。

辦。法。不。死。的。是。身。體。輪。轉。的。是。靈。魂。我。們。何。妨。利。用。借。尸。還。魂。的。法。子。來。支。配。我。們。的。生。死。數。目。呢。閻。王。點。點。頭。笑。道。這。個。方。法。到。不。錯。但。是。又。加。一。層。麻。煩。了。判。官。道。這。也。不。必。閻。王。自。己。費。心。添。一。個。判。官。缺。專。司。此。事。便。行。了。閻。王。道。這。個。自。然。

當。時。童。子。打。聽。得。閻。王。的。意。見。便。辭。別。了。閻。王。回。去。將。這。情。形。報。告。給。觀。音。聽。不。提。且。說。閻。王。殿。裏。忽。然。傳。出。一。個。添。設。判。官。的。消。息。便。有。無。數。的。小。鬼。來。運。動。升。任。運。動。的。小。鬼。多。了。少。不。得。你。排。我。擠。把。閻。王。也。鬧。得。沒。法。只。得。搖。搖。頭。說。道。不。料。今。天。便。幹。不。下。了。走。罷。閻。王。走。了。弄。得。陰。間。一。時。沒。有。閻。王。小。鬼。們。不。得。已。暫。時。找。了。個。菩。薩。來。代。一。代。才。維。持。了。陰。間。





未能說話以前的說話

卓 呆

諸君讀我這篇小說第一先應當曉得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不過我現在所說的話並非是我現在十七歲的話乃是我十幾年前的話乃是我一出母胎至我三歲能學語時三年間的話因爲其時要把這話說出來恰巧我還不會說話後來一會說話要說那當

時的話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去補述舊話呢即使可以補述已失時候的效力完全沒有用了說他做甚呢現在是不過說出來給大家曉得曉得罷了並不是要想在我一身有什麼好處的。我呱呱墮地時滿房間的人前前後後衆口一聲說道是女是女我

母親在牀上聽得便問道又是女麼我父親也從房外趕進來對我看了。一看哼的一聲道又是一個女這一來我就在天地之間成了一個女了爲什麼我父母這麼口氣因爲他二位是十八歲早婚到這一年三十四歲已經生過一男七女此刻我是第八個女了他們

未能說話以前的說話

非但嫌着女孩子討厭實在已不願生育咧我母親自從生了第三胎後就常對人說從此我再也不會生育了不料此話說得不多幾天他肚子又大起來產了一胎又是這麼對人說我這苦頭吃怕了小孩子也很多從此再也不生產了那知他說得不到三遍肚中又有了孕了我母親的這一句「從此再也不生育」的老話反變成種子咒咧如此他生了一胎把這句話提着不久就會懷孕的連

一接二生產生得實在太多聽說還流產過幾次咧生到我這一胎差不多要等生了出來立刻就一把石灰把我弄死在便桶中了總算我父母心腸慈善把我的小性命留着父親就替我取一個乳名叫做多兒

我今年已有十七歲要我明後年爲人之母不是一些不懂麼於是必定弄得把好好一個孩子將他未發育的身體精神逐漸戕害到不可收拾我父母也是如此生頭胎時年紀太輕隨隨便便幹着後來一個一個都照老方法做去已往的成績如何未來的計畫怎樣一點沒有念及以爲既稱養孩子那麼一養出來就算了事活得長活不長各由天命這可不是苦了小孩子了我父母第一步手續先

不對。收生時不肯去請一位有些學問技術的產科醫來。老相信那湯老娘。湯老娘開口達生。篤閉口達生。篤其實他也並不曉得達生篤中究竟寫些什麼。我母親回請他來收生。回回沒有好結果。還看不出他的缺點。依然信他。到我生出來的一天。因為痛了好幾陣。胞漿水破了許久。頂已露着。總不見下來。湯老娘就說小兒已死在裏頭。恐怕連大人都不保。於是我的外祖母再三求他想法。他就答

應留大不留小。打算用刀子來將我一塊一塊割出來。他在人家危急之際。講起價錢來。來了一百二百的亂討。幸虧其時我姑母有主意。立刻打電話去請他那熟的黃醫生來。黃醫生一到。用着器械一回兒。就把我捧了出來。但是時候隔得過久。皮色發青。又無哭聲。大家當是死了。黃醫生倒提着我的腳。在我那小屁股上拍了數十下。我忽然哭起來。就此算把死的變了。活的。湯老娘在旁邊看着。倒被他

偷學了好幾樣法子去。嬰兒餵乳要三點鐘餵一次。纔適當。我母親不管的他。見我哭。就給我吃。見我笑。又給我吃。他沒有事。又要給我吃。他事情忙。還要給我吃。弄得我一天到晚斷斷續續。總在那裏吃乳。把我的小胃老早吃傷。第二天糞變成青色。他還不明白。是不消化。反說我餓着。更起勁的給我吃乳。可憐我的胃腸。可稱自有生以來。沒有健全過一天。弄到我今天變成這一副營養不良。

消○化○遲○鈍○的○體○格○遠○因○實○在○從○這○
 時○候○起○的○我○母○親○還○說○多○官○不○及○
 八○官○何○以○病○痛○這○麼○多○呢○然○而○八○
 姊○與○我○不○同○他○用○的○乳○媽○一○來○年○
 紀○比○我○母○親○老○二○来○八○姊○纔○生○出○
 來○乳○媽○的○孩○子○已○經○兩○歲○了○人○的○
 年○齡○乳○的○厚○薄○既○很○不○合○再○加○乳○
 水○極○少○他○吃○還○吃○不○夠○那○裏○會○生○
 不○消○化○的○病○呢○後○來○乳○媽○怕○他○吃○
 不○夠○要○哭○暗○暗○買○糕○來○塞○給○他○吃○
 到○底○塞○了○一○年○就○塞○死○了○我○是○母○
 親○自○己○領○我○真○好○福○氣○啊○我○記○得○

有○一○夜○我○身○上○不○知○怎○樣○弄○到○了○
 一○個○蚤○虱○癢○得○非○常○搔○又○不○會○搔○
 說○又○不○會○說○我○唯○一○的○表○示○只○有○
 哭○了○哭○了○打○算○叫○大○人○知○道○那○知○
 我○母○親○一○點○也○不○想○想○哭○的○原○因○
 他○竟○文○不○對○題○用○唯○一○的○手○段○來○
 對○付○我○那○唯○一○的○表○示○他○的○唯○一○
 手○段○自○然○是○給○我○吃○乳○我○敢○說○他○
 並○非○以○為○我○餓○了○纔○哭○所○以○要○給○
 我○吃○實○在○他○討○厭○我○哭○怕○我○去○妨○
 礙○他○睡○因○此○將○乳○頭○對○我○口○中○一○
 塞○打○算○塞○得○我○哭○不○出○他○就○算○如○

了○他○的○願○了○娘○啊○你○的○子○女○到○底○
 不○是○你○的○仇○敵○是○你○的○骨○肉○啊○你○
 為○何○恨○得○我○們○如○此○呢○還○有○一○回○
 我○躺○在○搖○籃○裏○出○了○尿○尿○布○一○齊○
 濕○透○母○親○不○來○給○我○換○我○十○分○難○
 受○無○法○可○想○自○然○仍○舊○用○唯○一○表○
 示○的○哭○來○叫○他○知○道○不○料○他○正○在○
 打○牌○上○一○副○他○等○了○八○萬○的○張○被○
 上○家○罩○和○了○去○這○一○副○又○恰○巧○摸○
 不○着○好○牌○我○在○搖○籃○中○一○陣○的○哭○
 他○心○裏○更○亂○自○己○一○出○鉢○被○人○家○
 和○了○一○個○三○百○和○倒○騰○於○是○他○輸○

了。一筆錢。一股怨氣。一齊結到我。寶貝心肝的女兒。身上來。他立刻趕到搖籃邊。拉起我的腳來。不管濕不濕。足足打了十幾下小屁股。打得我一時氣都轉不回來。母親把子女竟當做一件出氣的東西。那時我最可憐。是不會說話。你想他自己錯了。反來打我。真是「濫用親權。虐待嬰兒」。我想法律上大概有罪的虐待動物。尚且不應該。何況是人。何況是親生的子女。虐待成人。倒還有腳可避。有口可說。如今虐待我。這尙未學步學語的嬰兒。竟是一點也沒有保護的。我母親的愛。賭本來可以說得是他的。第二生命。有一年三哥有病。寒熱升到四十二度。他也不過叫王媽看守着自己。到殷家伯母那裏去打牌。這一次差不多連打三日。三夜。每天只有天明時回來。躺一兩點鐘。也不去看三哥的病狀。如何可憐。三哥到臨死。他還連連喚母親。王媽便叫春梅到殷家去請母親回來。不料事不湊巧。母親這一天恰巧多輸了錢。一心想翻本。總也不肯回去。嘴裏既說不出聽他去死。又不能說叫他略等片刻。最好時候。母親贏了錢。再死的所。以至死沒有見面。直到母親回來時。我父親已經把小棺材都買來。咧。你想三哥是母親在我們九個孩子裏頭。算是最鍾愛的兒子。他尚且如此。我們別的自然不消說。我這名叫多兒的第九個女孩子。更不在他們心上了。我從小多病。我這身體。先天既被。

這多慾的父母弄得身心衰弱後
 天又被這無知識無經驗的父母
 弄得混身是病我有了病在他們
 看來竟把我當做醫院裏的標本
 一般好像這一個人是應當要生
 病的所以我患了三個月的百日
 咳。咳得氣管與肺都損傷他們也
 沒請過一個醫生我生了半年瘧
 疾。弄到面黃肌瘦毫無人的樣子
 他們也沒給我吃過一回藥要他
 們忽然眼睛靈敏看出了我身上
 有病來他們也仍舊沒有這除病
 的本領。不懂根本解決不去請醫
 贖藥。總說我的病是遇到了鬼祭
 祭送送就好了承他們熱心要我
 的病好請了道士來在家裏敲鑼
 打鼓焚化冥鏹大鬧起來那知我
 非但病不減輕被鑼鼓聲一吵那
 冥鏹的烟味一熏我咳嗽更劇人
 竟反暈了過去咧父母的大恩叫
 我那裏敢忘掉唉你們不會做父
 母沒有做父母的資格何必一定
 要早早結婚早早生育呢不是害
 人麼不是苛虐人類麼
 好險啊在我兩歲的一年我五姊
 從校中去傳染了痧子回來這也
 是我父母太不注意太無意識他
 痧子倒出得還不厲害那知其時
 正是端陽節邊我們家裏的惡習
 慣端陽日是各人至少必須吃一
 隻粽子否則說夏天很難過的於
 是病中的五姊勉強吃了一隻粽
 子別說夏天難過他連五月初十
 日也沒有過到初九就死了這一
 天我也有寒熱咳嗽聲。眼淚。鼻
 涕交流其實已是感染痧子的病

象了我那粗忽的父母。怎麼會懂還要叫春梅抱着我在門外風中去亂吹。吹得我癆子發不出來。幾乎跟着五姊同去。若不是我姑母到來介紹了一位西醫。那是我們家裏這一年又要多買一具小棺材咧。

我姑母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不止救我一次。他家裏小孩子也多一有病痛。他必定先查了病的來源。然後自己治療。或請醫下藥。所以育兒是很有經驗的。有一次

未能說話以前的說話

我幾乎患腦膜炎。啊。我父親算是假內行。說這叫做驚快。到缸爨店裏去請一位推驚先生來。這位推驚先生一到。把我的嫩皮膚上。胡亂弄了好久。再見我不哭不笑。他又在我腳跟上咬了一下。他後來再開一張方子。聽說還寫了七八個別字。咧。這一次也幸虧我姑母他主張用冰來先保護好了我的腦。然後去請一位正當的醫生來。如此到藥達下去。腦便沒有先壞。藥力還很來得及我的小性命。又

逃了過來。然而逃過來做甚呢。危險的事情真多着咧。二姊六姊一起出起天花來了。他們正厲害的時節。我父母還不肯替我種牛痘。說道各人體氣不同。不是個人會出的。其實我那時已經感染。即使立刻去種牛痘也來不及咧。我背脊骨發酸。這就是預兆。啊。果然不錯。天花來了。這真是九死一生。我的頭面腫得像了一隻小巴斗。倘使有鏡子。叫我自己照一照。我見了也要嚇死咧。我父母事前

七

既。不。會。預。防。發。作。了。又。無。法。對。付。
聽。其。自。然。罷。了。這。一。次。我。非。但。經。
了。一。個。絕。大。危。險。還。得。着。一。個。絕。
大。紀。念。我。滿。面。都。留。着。那。天。花。的。
癍。痕。端。端。正。正。一。個。可。愛。的。面。孔。
變。成。了。麻。面。了。這。是。畢。生。除。不。掉。
的。大。缺。陷。男。孩。子。還。好。些。我。們。女。
人。家。從。一。般。社。會。上。的。眼。光。看。來。
人。的。如。何。都。把。這。面。貌。做。標。準。的。
差。不。多。智。愚。賢。不。肖。須。用。面。貌。來。
判。斷。和。把。衣。服。來。判。斷。人。家。富。貴。
貧。賤。是。一。樣。的。你。們。想。我。得。這。一。

副。劣。等。的。面。貌。憑。你。打。扮。得。天。仙。
那。麼。的。美。也。總。襯。托。不。過。來。了。豈。
不。是。埋。沒。了。我。一。生。使。我。永。遠。不。
能。在。普。通。面。貌。的。女。子。中。占。一。個。
位。置。麼。這。倒。不。如。死。了。的。好。不。錯。
到。我。從。病。牀。上。起。來。時。纔。曉。得。二。
姊。六。姊。差。得。不。過。兩。天。相。繼。去。世。
了。這。是。我。三。歲。一。年。的。事。
我。一。過。三。歲。漸。漸。的。路。也。會。走。了。
話。也。會。說。了。此。後。的。事。我。有。了。一。
張。嘴。到。底。可。以。少。吃。多。少。苦。有。的。
地。方。不。對。我。就。當。場。拒。絕。我。父。母。

也。不。過。說。我。倔。強。罷。了。然。而。我。雖。
能。夠。說。話。我。只。能。夠。避。去。些。眼。前。
直。接。痛。苦。我。究。竟。是。個。小。孩。子。又。
沒。有。什。麼。智。識。的。那。裏。行。呢。并。且。
我。的。父。母。那。時。依。然。一。些。也。沒。有。
育。兒。的。智。識。經。驗。總。脫。不。掉。那。濫。
用。親。權。虐。待。小。兒。的。範。圍。所。以。我。
的。身。體。上。精。神。上。受。的。影。響。實。在。
不。小。三。年。後。我。雖。沒。有。什。麼。當。時。
不。能。說。的。話。來。奉。告。諸。君。却。還。有。
一。句。不。能。不。細。說。一。遍。的。話。我。入。
學。時。進。了。國。民。小。學。那。校。中。請。一。

位校醫來替各兒檢查身體。像我這麼的體格在一般人看來可以斷定是營養不良身心衰弱了。那知這位校醫一驗豈但如此。他在我身上發見出有十八種病來。你想可怕不可怕。我那一對好父母他們製造國民的本領總算高明。了。生過九個孩子在我三歲時只剩連我四人了。不料他三位姊姊到我十一歲他們竟一個也不在世上。咧我父母養成了一班短命鬼。單單留着我一個很寶貴很希

罕的女兒。還是一個混身疾病。意志薄弱的人。唉。我這種人生在世。上本來也是多的。啊。可惜山額夫。人來得太遲了。若是在十七年前。我中國有人來提倡限制生產。我父母或者就肯不把我生出來。世上就沒有我這麼一個不完全的人。那豈不好呢。唉。我父母怎麼會如此沒有經驗。倘使我將來爲人之母。我看決不至如此罷。不對。對我那裏可以爲人之母。我滿身百病叢生。自己還朝不保暮。咧。怎

麼能夠婚嫁。怎麼能夠去害人。傳下血統來也無非是薄弱的種子。無用的國民。我那裏能享家庭幸福。只有引領待死罷了。唉。我父母對我們子女有什麼怨恨。要弄到我們如此呢。此刻幸虧我父母早在五年前死了。倘使目下尙在世上。我此刻一朝覺悟。必定發瘋發起瘋來。或者要向我父母報他們濫用親權虐待小兒的仇也說不定。我要持刀殺爺殺娘也說不定。倘使有一班老先生們聽得了我

這句話說我荒謬說我忤逆不孝。用了父母早死了仇也報不成咧。父母單單留着的一個血統也從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我也只得我用什麼方法去報仇呢有了我我斷絕叫他們二老無人去替他。把一句古語來作一個別解說道。與其帶着百病活在世上受苦倒們祭掃墳墓弄得絕子絕孫也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但是現在無不如自殺了罷自殺了可以使我算我出了一口氣報了我的仇了。



死於私生問題者

(聖勞)

日本在一九一四年因爲私通妊娠而自殺的男子只有二人而女子方面却有六十五人。到了一九一七年男子減至一人而女子方面仍有五十八人之多。日本對於禮教方面當然寬於中國。要講中國因私生而自殺的依人口爲比較當然也要比日本多。而況禮教之束縛生活之艱難又要加多數倍。我想男女青年每年死於私生問題上的當有好幾千人罷。



老牧師

卓·呆·

從公園中的高阜上向下眺望見
全市電線縱橫宛如蛛網屋頂密
接得毫無空隙東南方略爲空曠
惟見暮靄包着景色很淒慘科學
家對人說若有大地震地下煤氣
管自來水管一齊破裂噴出毒氣
與水來毒氣一遇火那就更不得
了咧變成水海火炕慘不忍言顏

牧師對這景色常說這是罪惡與
污穢充滿的街被他這麼一說提
醒人家想想確是很污穢并且無
處不包着罪惡暗淡的日光射着
很有可憐之狀人人負着重荷很
爲疲勞有的要滿足他貧婪的劣
性終日酒醉有的面現菜色無日
無夜的勞動着冷酷的學者分他

爲適者與不適者顏牧師大聲呼
他們爲沉淪者但是並非從眼中
所映的形體上漠然視察而徒自
咒罵他是用慈憫的眼光看着寒
風颯颯木葉蕭蕭顏牧師帶着一
位年輕女教師今天也立在公園
中如不下雨他必天天到此每天
說教一點鐘說完了乘電車再往
別處去說教不管人之有無也不
問天寒風大他總不停的傳道人
人都稱他爲上帝之人不獨認得
他的如此說一接近他那神聖不

可侵犯的面貌隨便什麼人要敬服他素不相識的也受他感化加入基督教中去了他身穿黑布棉袍子甚爲平常他的威嚴全在他胸前的美髻他那寬容的眼色謙恭的態度決非故意如此時當十二月初顏牧師朗誦聖書時已聚了二十人的光景女教師用那手風琴獨唱聲音很美顏牧師把莊重的口氣說罪惡之自覺與懺悔

實在熱心一個道可敬可敬真是上帝的人現代的愛利亞二人熱心諦聽說教漸入神境人叢中有一工人似的好像很刺激着胸垂頭流淚這工人似的以爲世上很有許多打扮得莊嚴立在教壇上亂說的牧師要真能向罪人表同情者除此人外沒有了說教一完顏牧師宛如換了一人很和氣的對衆人道這裏頭有信者麼於是兩個學生與另外三四人說是某某教會的信者顏牧師撫着長鬚

道很好此外的人怎樣只要肯信便沒有什麼難事聽者默默不答去了一二人有幾個無理取鬧的女學生過來種種的質問顏牧師一一親切說明於是漸漸要散女教師向衆人分送一張單子無奈那些精神昏醉而麻痺的人行不數步把那張單子任風在地上亂吹了女教師道怎麼他們如此不熱心顏牧師說我不過是佈種的傭人此後由上帝收穫說罷二人祈禱畢乘電車去了這一夜七點

多鐘他們教會之前有一個工人似的人徘徊着這是星期四晚上有祈禱會大門開放會堂上燈光明亮此人屢次在門口探望着一回兒就走開少頃又在門口佇立背後過來一人對他很有趣的瞧瞧走入門內他又突然逃去到再來時聽得一陣靴聲又急急躲開靴聲實是警察警察低頭想了一想也跟着去了信者一個個到來已聚了五十多人七點半鐘開會那女教師奏風琴大家唱的讚美

歌是第二十二首顏牧師依然穿着棉衣坐在中央椅子上有個姓蕭的傳道師立着述「感話」此人頭髮分開打扮得很結構眼睛只是對婦人席上亂瞧顏牧師置手膝上儼然坐着姓左的女教師靠在風琴上冷冷瞧着蕭先生顏牧師與蕭先生對照頗妙蕭先生今年纔出某教會學校本是傳道師中極幼稚人物感話一完衆人熱心祈禱獨有顏牧師的祈禱句句出自肺腑祈禱會將畢外面跳

進一個人來大家視線都聚集此人身上此人就是那工人似的人臉色很不安分明是個惡相默默向四面環視着一望而知是很受社會上迫害的人大家暗想莫非是個強盜蕭先生略有恐怖之色走到他旁邊問道來此何事那人搔搔頭道有話要來請教先生蕭先生道問我麼你且坐着稍待閉了會再談那人道並不是你……蕭先生便默然退下左先生看了似乎有些明白那人還立着蕭先

生官開告會。顏牧師舉手祈禱。那

人便徐徐至。顏牧師前大家很擔

心。顏牧師不慌不忙說道。我好像

今天在公園中聽見你的那人極

謙遜的說道。是的。我有些請求來

的……他說不下去。不知究竟何

事。蕭先生左先生與顏牧師的夫

人走近他身旁。定睛看着顏牧師

的夫人。年輕貌美。與顏牧師相差

十五六歲。顏牧師道有什麼事要

託我呢。還是要聽上帝之話。那人

道。上帝的話也。想聽像我這種人

也能救麼。我出得監獄。不過三天。

咧。顏牧師道。你能改心信上帝。任

何罪惡。俱可饒恕。上帝最喜你這

種人。肯懺悔。那人聽了一聲答應。

幾乎要倒將下去。左先生把他扶

住。那人臉色很青。衆人大驚。急取

壇上之水來給他喝。他低聲道。對

不起。實在今天從早晨起。沒有吃

過東西。頭暈了。說時。戰戰兢兢。擡

頭觀看顏牧師。顏牧師很表同情。

立起來。說道。那很可憐。到我家裏

去罷。然後細細問你。夫人臉上不

很快活。

現在教會中打掃的人。就是三毛。

三毛是著名的。剪絡他入監獄。已

有五次。一年半刑期。滿時三毛也

不喜。就是捉他進去時。他也淡然

他想監獄只算是我的旅館。此刻

又要去住旅館。咧。此次典獄官對

他說。以後再做惡事。罪便更重。刑

期更長。切不可再來。快些務正業。

罷他一出監門。如入廣大世界。說

也奇怪。只有這一次。沒有人來迎

接。暗道。莫非人家不曉得我出來。

麼於是打算趕到自己家裏去。自
忖道：典獄官既如此說，這一次應
當改心求一正直職業，決不可再
乎。見那典獄官了三毛擡頭看時，
自己家裏已有他人住着，他很覺
奇怪，去打聽附近的一個老太婆。
老太婆大驚說：你雖僥倖回來，你
去後母親就死死後你老婆看你，
總難有希望將東西變賣了。不知
那裏去咧三毛一聽未免流淚。他
母親今年七十五歲到臨死還掛
念兒子要他好好做生意。三毛道：

我到底是個男子漢，此後一定遷
善改過，說罷辭了老太婆而去。然
而今夜住處也沒有煞是可憐身
上仍是去年在電車中被捕時的
衣服，幸虧監中做了工積着五元
光景，這五元未用完以前必須要
尋得職業纔是。即趕到同行的家
中，他們說你若通知了出獄日期，
我們便可以來迎接咧。大家很表
同情，一人道：快些活動罷。你若沒
有金錢不妨借給你，你不妨改扮
做富家子弟模樣，必能成功。三毛

想這是生死關頭，一定不可再做
惡事，只是對他們冷笑。三毛以為
母親的死究竟年紀老了老婆的
逃走實是報應。晚間出去的李老
虎幸虧沒有失敗，盜得四五十元
擺在三毛面前說道：我明天要去
出碼頭，你也去罷。三毛大為心動。
這一夜李老虎請他吃酒，翌日午
後三時老虎要動身去借了金錶
等物來說三毛：你肯去我也替你
代借三毛呆着道：我不去了。他
想此次被捕刑期自然更長，又想

到。老。婆。逃。去。非。常。難。過。老。虎。冷。冷。的。道。你。怎。麼。胆。也。沒。有。了。旁。邊。同。業。四。五。人。都。笑。着。三。毛。坐。不。住。只。得。往。外。就。走。到。外。面。即。跳。上。電。車。車。上。賣。票。人。不。知。是。認。得。他。呢。還。是。無。意。叫。道。大。家。身。邊。當。心。些。三。毛。大。驚。宛。如。心。口。被。他。打。了。一。隻。釘。又。想。我。此。後。萬。不。可。再。做。惡。事。見。有。空。位。便。坐。着。兩。手。交。組。胸。前。垂。頭。細。思。自。己。的。前。途。甚。爲。黑。暗。正。在。很。苦。的。想。忽。然。旁。邊。坐。着。的。一。個。女。子。慌。忙。下。車。竟。把。一。個。皮。

錢。袋。落。去。大。家。沒。有。瞧。見。三。毛。擎。到。手。中。就。喊。賣。票。人。來。交。與。他。真。中。鈔。票。很。多。賣。票。人。趕。緊。把。女。子。叫。回。來。女。子。向。三。毛。道。謝。三。毛。眼。前。瞧。見。善。之。勝。利。喜。得。難。以。形。容。又。見。那。邊。坐。一。個。身。體。極。肥。的。紳。士。在。那。裏。看。報。若。要。盜。取。他。的。金。銀。非。常。容。易。突。然。有。人。跳。上。車。來。細。看。時。乃。是。小。四。子。小。四。子。眼。睛。三。角。形。的。在。車。內。亂。瞧。那。紳。士。的。金。錶。快。去。了。三。毛。心。中。很。不。安。打。算。幫。幫。他。的。忙。自。己。便。走。過。一。步。

小。四。子。一。見。三。毛。暗。想。是。你。的。客。人。麼。甚。爲。失。望。一。回。兒。就。跳。下。去。咧。那。紳。士。絲。毫。沒。有。知。道。三。毛。也。下。車。便。往。熟。識。的。下。等。窩。子。裏。去。裏。面。坐。着。的。老。鴿。一。見。三。毛。即。道。久。不。見。了。忙。請。他。進。去。領。到。一。間。小。房。間。中。坐。定。後。老。鴿。笑。着。低。聲。說。道。這。一。回。你。很。苦。了。太。長。久。咧。我。本。想。去。會。你。一。會。或。者。送。些。東。西。給。你。無。奈。我。們。做。這。種。生。意。萬。一。被。人。家。知。道。了。是。不。好。的。因。此。不。敢。舉。動。咧。三。毛。道。還。是。不。去。的。

好客人到了茶也沒有一杯喝的。老鴛笑道：你倒還是這麼很樂的。今天想不到你會來到底什麼時候滿期的三毛道：昨天纔出來這一次。我大變了，決不再做咧。老鴛道：好雖好，現在你一個光身體怎麼能做什麼生意？還是再做一次罷。三毛道：決不再做，必須好好做生意，做不成也當努力做去說罷。故意笑了一陣，臉色很青。老鴛道：這全是謊話，你要規規矩矩做生意，豈能天天在外面很有趣的遊

蕩？豈不是謊話？三毛道：夠了，夠了。我不在家，母親也死了，老婆也逃了，那裏再可以做得？老鴛道：你有了這副本，領不是很可惜麼？況且又不是常會被捕的，不如大大做了一下，快快活活遊玩罷。三毛不答。老鴛道：前天湖北老二來了，也會提起你咧。三毛道：湖北老二還做着麼？可笑。世上竟有愚笨的人，會被湖北老二做到生意的。老鴛立起來道：他真有興，來了總鬧這麼一夜。老鴛說完就退出去。三毛

心中好不難受，暗道：我也曾將百元鈔票四五張擺在他們面前，嘻嘻哈哈鬧過，也會把金錢送與妓女看過，他們笑盈盈的，顏色湖北老二那種新出道的後輩，尙且常常在此尋樂。我若改了行，要好好做生意，不是很無味麼？又自語道：我今天拾得的錢袋，爲何要還他？那金鏤怎麼不盜他呢？忽然很驚的窺探鄰室，有無客人一回兒。老鴛命人搬幾樣菜，一壺酒來，酒香撲鼻，侵入腹腑，那一陣陣嬌滴滴

的。聲。音。香。噴。噴。的。香。水。有。一。年。三。個。月。沒。有。聽。沒。有。嗅。了。三。毛。很。覺。興。奮。但。是。懷。中。只。有。三。元。多。錢。便。一。齊。掣。出。來。授。與。老。鴉。道。今。天。不。巧。只。有。這。一。點。你。且。收。了。別。用。得。不。夠。老。鴉。道。怎。麼。你。今。天。忽。然。如。此。老。實。打。開。錢。袋。看。時。自。然。有。些。不。悅。淡。然。對。三。毛。道。要。否。叫。幾。個。來。三。毛。道。隨。便。不。來。也。行。老。鴉。道。這。一。點。却。是。不。夠。姑。且。去。叫。了。來。錢。不。夠。我。可。以。代。填。的。況。且。你。熟。的。又。很。多。三。毛。不。發。一。語。只。是。喝。

酒。心。中。暗。想。怎。麼。如。此。瞧。不。起。人。我。以。前。也。很。花。過。錢。的。老。鴉。又。往。外。面。去。來。了。一。個。貼。頭。痛。膏。的。妓。女。三。毛。見。了。不。快。也。不。與。他。搭。趣。那。妓。女。唱。了。一。隻。小。曲。三。毛。假。裝。喝。醉。橫。着。妓。女。很。覺。沒。趣。三。毛。倒。以。為。非。常。可。笑。過。了。一。夜。第。二。天。東。西。也。不。吃。就。此。出。來。就。是。這。一。夜。遇。顏。牧。師。救。去。了。顏。牧。師。的。夫。人。是。個。不。滿。足。的。女。子。夫。婦。間。也。不。圓。滿。他。本。是。後。妻。顏。牧。師。却。待。他。也。很。寬。曾。生。一。個。

女。孩。纔。過。週。歲。夫。人。善。操。英。語。什。麼。會。的。幹。事。什。麼。會。的。發。起。人。他。最。喜。這。麼。胡。鬧。顏。牧。師。前。妻。去。世。時。這。位。夫。人。恰。從。美。國。回。來。他。羨。慕。神。靈。界。極。有。名。的。顏。牧。師。因。此。就。做。了。他。的。後。妻。但。是。理。想。與。實。在。趣。味。難。以。一。致。今。年。春。天。來。了。這。位。蕭。先。生。他。便。成。了。一。個。墮。落。家。咧。並。不。是。什。麼。假。仁。假。義。二。人。實。是。在。上。帝。之。前。犯。着。罪。惡。了。顏。牧。師。出。去。傳。道。後。蕭。先。生。必。來。二。人。見。留。了。一。個。三。毛。在。此。甚。為。討。

厭蕭先生說道此人真叫人受累。要設法驅逐他纔行。你有什麼方法。蕭先生向夫人商量。夫人也一時想不出什麼妙法。再說三毛被顏牧師感化。人格漸變。真成了一個正直的人了。顏牧師喜道。這真是上帝之奇跡。我見了他覺得是無上之光榮。三毛想起了公園中兩個學生所說的上帝之人。不禁喜得流淚。有生以來。到此纔能愉快。度日。怎能不感謝上帝呢。左先生是富於同情的。女子。他很替

不幸的三毛。表同情。每夜講兩點鐘聖書給他聽。求教會中的信者。捐了些錢。左先生替三毛做一身棉衣。三毛暗想。左先生雖不是愛着我。要做衣服給我。實是個可親的女子。三毛猜疑心極甚。且有猛烈之觀察力。他信仰顏牧師與左先生如同神明。夫人與蕭先生總不很合意。他對夫人還好。對蕭先生極冷淡。所以蕭先生更厭三毛。冬去春來。要過新年了。顏牧師家中與平常無異。耶穌聖誕所裝飾

的松柏。尚寂然。留着每天總是朝晨祈禱。會午後傳道。夜間感謝會。天天如此。三毛略有些不滿意。他是從變化極多的生活中來的。這單調的生活。不免有些厭倦了。長久嗅不到香水。嘗不到酒味。并且又無法排除。憎慾的誘惑。心中很動搖。竟想起那些下等窰子來了。想到要去走一躺。突然從前老婆的面容。髣髴現出在眼前。一雙眼睛。有說不盡的。愛。現在在那裏呢。最好去尋他回來。此時樓上左

先生在那裏奏風琴三毛聽了好久打算上去看看便無心的走上樓去左先生對着風琴十指亂動琴聲在空間中自然消失三毛茫然聽着忽叫道好聽極了左先生大驚回頭一看便道我倒一嚇你什麼時候來的三毛道來得不多一刻說時再走近些又道再奏一曲給我聽聽如何左先生本領真不小左先生笑道也用不着稱讚且奏一曲給你聽罷你愛聽什麼三毛道我也不懂最好聽的是那

影戲館裏奏的左先生想着道不知是什麼譜我且試一曲罷左先生再奏時三毛用腳在樓板上拍板非常快活正在有興蕭先生上樓來說道怎麼如此鬧樓下還可做事麼說時對三毛瞧着又道左先生你一人在此怎麼喚這男子上來萬一鬧出什麼事來你將如何左先生聽着自然生氣說道這是什麼話蕭先生並不是我叫他上來他自己上來的就是上來我們心裏潔淨打什麼緊蕭先生

道不行三毛你還不下去麼正直的人還好你還是舊惡未除不能與婦女自由交際三毛很想說你莫胡言亂語我要老拳奉敬了又想太對不起顏牧師只得悄然下樓後來二人還爭着到夫人喊了蕭先生纔下來左先生暗想你自已犯着大罪反要審判無罪的人麼左先生非常憤怒只因時刻已到便隨顏牧師出去傳道了三毛極不心理很亂坐立不安就走往後庭去庭中山茶花盛開雀

兒在那裏跳躍。三毛便坐在簷下。曝日。今天正是心中種種追懷的日子。想到顏牧師便想起那金錢來。顏牧師不是說的麼。那時沒有盜實是已由上帝督護着我。那時若盜了恐怕又往監獄中去咧。三毛正在亂想忽聽得窗內有可怪的聲音慌忙回頭好像裏面有人。三毛心中有些明白打算就走不料誤踢石上幾乎跌了一交。窗內聞聲就推開窗來現出一個半身的夫人臉紅如火。囑道你在這裏。

三毛低頭答道剛纔到此夫人道來做什麼。後庭豈可無端進來。三毛一聲答應搔搔頭往外面去。自言自語道幹得好事走到外面坐在會堂邊上胸中又亂想起來。隱隱見一個男子的後影由門內出去。三毛凝視着他的後影便急急往自己房內去睡了。到七點多鐘左先生叫了方始醒來一盞小洋燈冷冷的點着。三毛發熱眼中充血。左先生問他道你不是有熱麼。三毛道好像略爲有些。左先生

道那是不好的。吃夜飯了你不起來。三毛道起來罷。寂寞之念忽成激烈無意識的忽然過去。與左先生握手。左先生大驚逃去。三毛眼色紅如火。燃。明天不見三毛。顏牧師很擔心。託警署尋覓一回兒。警察縛着三毛來了。左先生出去一看。驚得眼睛也圓。唰領入應接室去。通知顏牧師。顏牧師祈禱一下出來見警察。三毛很可恥的低着头。警察道此人在酒店裏捕得懷中有十圓紙。

幣三張細細查問乃是在你們那裏盜取的顏牧師眼中含着眼淚以爲是自己德行還不夠在上帝之前很覺苦痛從前有個放免的女囚顏牧師也是把他教化了一番不料他將夫人衣服盜去立刻被捕把顏牧師叫到警署去做證人顏牧師就說我們自己叫他掣到當舖裏去的因此這女囚就釋放富於慈愛心的顏牧師自然現在也絕不躊躇說道這銀錢是我昨天賞給他的並非竊盜警察曉

得顏牧師是個超絕的人就將三毛解縛說道三毛便宜你了從此當改過你要再做惡事第一對不起老牧師並且在我眼中你也逃不了的警察去後三毛哭着伏在顏牧師面前顏牧師道何必如此你也是人說罷就蹲踞祈禱臉上差不多要發出光明來左先生低着頭說道實是個寬容的人今天我見了上帝之榮光了顏牧師執着三毛之手說道銀錢你儘管拿去必須去就正業纔是上帝在你

頭上你切不可忘却忘却了就有大事當牢記在心
這春天桃花開放之際忽然夫人与蕭先生的秘密關係喧傳一時顏牧師斷食祈禱不知果能恕二人之罪否





盜

癖

卓 果

我現在將要記述的話起初聽他講述時雖是他自己親口說出來我親耳聽着總覺得不像是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

我二人從中學校的學生時代起到今天大家都已做了一個小孩子的父親這麼長的年代中誰能深信他所說的這黑暗之片面呢

我且把我怎樣能夠聽得他的話來簡單寫些出來罷其時我爲着某事很忙與他會面的機會極少他

也爲生了小兒不很到市上來就是偶然到市上也不像從前那麼宿在我家裏咧大概不到天晚已經回去了自然說話也不多他從三四年前起就住在離市六七里的鄉下了

冬裏有一天很煖的早晨我忽然想起曾經與他約定要替他拍一張小兒的照於是就去找他我在火車中無理由的覺得今天恐怕他也恰巧上市遇不到罷一到他家果然他赴市上去了他夫人在小兒的搖籃旁邊做針線我如約拍了照他夫人要留我我說要在日光中回去的所以走了過了二三天他來一張明信片說前天不巧我也恐怕你要到鄉下來所以很留心觀看着過來的火車中再加近來很

想見你所以更覺可惜了。然而再過幾天一定能够會面咧。

又歇了半個月突然有一天在晚上他來了。這一天早晨就吹着含雨意的南風已是十二月下旬了。

坐在室內頭上宛如載了一件重物。真是個不快的日子。我從早晨起什麼事也不做。呆呆坐着一見他的臉鬚所等候的人到了。用很滿分的歡喜來迎接他。

這一夜他比平常來得亢奮。或者是我的猜疑也論不定他那青白

的臉上竟有血色了。平時很清澄的他那一雙眼睛獨有這一夜很

充血着他竟不像平日那麼有說有笑只是默默然在那裏呆想。并且他口中說今天不能不早些回

去。然而他竟沒有想回去的樣子。我覺得他有什麼話要說罷。以前他有話要說時總不是爽爽快快地說。就說的我看了他那苦苦的

氣分也就明白了。我忙道我們出去散散步如何。他也像等我說着這一句一聽立刻立起來。候我換

衣服。咧我們在熱鬧的市街上走着。見有一家清靜些的茶館便進

去。暫坐其時他竟沒有想說一句話的樣子。時候已經九點鐘也過了。堂倌將茶器放在桌上後退了

下去。他曾有一次像打定了主意把一雙很有氣力的眼睛對我看過。一次的我曉得他要說什麼。咧即忙守候着。然而他仍舊說不出

他到後來說出來時已在我二人出了茶館。走到一條行人很少的小路上。咧這一夜他宛如另換了

一個人他以前也從沒這麼詳細講過他自身的話的

※ ※ ※

今夜我能夠什麼也說出來叫你一聽你一定很意外要大大的吃驚咧并且一向我把現在這件所講的事瞞着你實在是欺騙你這一向深信我的數年老友對於此事不知怎樣的不快咧我應當怎麼樣向你謝罪也說不出來你對我無論如何責備無論如何侮辱我決沒有話可以回答

盜 癖

我却不明白應當從什麼地方說起但是你非什麼也聽我講完不可不過我一想到我的話不知要怎樣的使你不快我就很難受我應當儘力直言你若聽得不願意時隨便何時都可以叫我中止的今夜我這麼決定了突然要把自己的事講給你聽實在有種種原因這且到後面再說第一我在這數年之間大概什麼話都向你說的只有一件事至今沒有提過什麼事呢就是我有盜癖的事在兒

童時代有過的許久竟沒有出現不料近來又忽然出現了這是天和首飾店的事其時本來想算做一時的錯誤就向你說的但是其實並非錯誤我做的事實在可疑你現在突然聽了此話恐怕還不能立刻深信我的話罷這竟是事實我回顧自己的已往到處可以遇到黑暗的記憶就是想到清淨快樂的幼年時代在我竟也有黑影纏繞着剛明白事物之時我已經

五

不。老。實。了。我。覺。得。我。生。出。來。恐。怕。
就。有。罪。惡。的。血。混。在。身。體。內。的。這。
樣。說。話。不。是。很。可。怕。麼。實。在。那。幼。
兒。一。定。的。心。理。什。麼。正。直。什。麼。天。
真。爛。漫。我。是。早。在。幼。時。失。去。的。了。
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不。記。得。他。
的。時。候。咧。總。之。其。時。父。親。還。在。大。
約。在。我。十。歲。以。前。罷。有。一。天。我。到。
父。親。室。內。其。時。一。個。人。也。沒。有。桌。
上。有。一。隻。糖。果。大。盒。子。我。開。了。蓋。
將。其。中。的。糖。果。吃。了。仍。舊。把。蓋。蓋。
好。時。不。料。一。不。留。心。將。蓋。落。下。地。

來。把。這。磁。製。的。東。西。打。去。了。上。面。
一。個。環。那。時。我。無。論。如。何。竟。不。肯。
正。直。承。認。是。自。己。幹。的。
還。有。一。天。父。親。有。病。叫。我。去。買。香。
水。給。我。一。隻。香。水。瓶。的。匣。子。做。樣。
子。我。一。走。到。外。面。無。心。的。把。匣。蓋。
一。開。只。見。蓋。內。有。一。張。一。元。的。鈔。
票。我。另。外。在。父。親。處。拏。了。香。水。錢。
了。一。想。父。親。一。定。不。曉。得。匣。內。有。
鈔。票。藏。着。的。那。時。的。念。頭。我。至。今。
還。記。得。把。這。錢。還。是。自。己。取。去。還。
是。應。當。怎。麼。辦。那。時。如。何。想。着。我。

記。不。清。楚。了。但。是。就。是。自。己。把。他。
用。去。父。親。也。不。曉。得。的。這。一。個。念。
頭。雖。有。些。糊。塗。現。在。倒。還。想。得。起。
來。這。一。件。事。到。了。父。親。死。後。經。過。
十。幾。年。的。今。日。還。很。覺。懊。惱。實。是。
一。件。無。可。挽。救。的。事。只。是。冷。冷。的。
留。在。我。心。中。我。暗。地。裏。取。我。家。裏。
的。錢。來。使。用。是。在。父。親。死。得。不。久。
我。小。學。校。將。近。畢。業。之。際。小。孩。子。
本。來。也。不。會。用。很。大。的。款。子。然。而。
這。念。頭。一。發。生。自。己。也。覺。得。恐。怖。
咧。無。論。如。何。竟。不。能。勝。過。這。誘。惑。

心裏不知有好幾次想不幹咧。然而我那惡癖只管繼續着。

幸虧我的惡癖一朝遇到救星了。其時我握着一把洋錢角子走出母親的房門時突然背後有人將我一把拖住。我大驚失色。這是我的哥哥夜裏母親喚我到面前去說道：你父親纔死我就使你弄得變成這種惡劣性情。那裏對得起你父親。你雖沒有了老子我做母親的也很想叫你舒服。你要什麼也未必不可買給你啊。不料你竟

會這種樣子……母親這些話至今還很清楚的留在我耳中。其時我單單哭道：實在是我不是母親。恕我罷我。一壁向母親謝罪。一壁看着母親悲痛的样子。真心裏覺得對不起伊啊。母親也放聲哭着。從此以後我的惡癖絕對的沒有了。就是有那種誘惑也不感覺了。到了現在差不多連從前有過這件事也忘掉咧。母親們也當真已經忘掉我此刻就是想起了往事。髮髻像前世的事一般很模糊的。

印在中心罷了。出了這一件事情。我竟變成另外一個孩子咧。父親在日我在家中很任性。無論愛什麼東西非立刻去買來。我就不答應的。要到什麼地方去也非立刻就去。不可真是什麼人也不能有一些不依我的總算強橫極了。但是後來完全變成一個什麼也不叫母親擔心。一味要母親喜歡的。小孩子了一入中學更像是爲着母親在那裏用功着。一年級時因着忘命的用功居然考得第一。其

時母親也十分歡喜我見了母親的笑容自然快樂於是第二年第三年仍舊常考第一

這麼樣我真是爲着母親生活着我竟說過『我母親存在一日我必定用功一日』母親聽了還是很喜歡母親在我們許多兄弟姊妹中最信用我雖是因爲我最小其實也實在愛我也曉得的我的哥哥們都是喝灑的喝灑放蕩的放蕩只有我一人從母親看來是唯一的無垢之物無怪母親與

大哥要把唯一的希望放在我身上也是自然的道理啊母親常常懇求似的對我說道『你一個人千萬別犯那烟與酒罷』我也爲着母親決定斷不犯烟酒我雖是個孩子然而很明白母親爲着酒會受過多少苦數十年間只是討着那狂飲的父親的好到父親酒量漸漸衰退時我大哥又接下去了大哥身體極弱再加飲酒放蕩在十九歲的一年突然發起癩癩來便叫母親永久的不安喇

母親見我與這種誘惑毫無關係却很安心然而我早早有過情慾的誘惑了哥哥們往往聚在一處講那婦女或卑污的話時一聽得我的足聲大家就約同似的默默無語了這因爲我最厭惡這種體一向皺着眉頭總不加入他們溫和小兒啊這種時候我一想到自己對於這種話竟也有好奇心在胸內動着不禁混身冷汗出來了哥哥們雖是如此決沒有我

那麼的下賤行爲的罷。我曾有幾次做着很醜陋的樣子。匍匐入那婦女睡着的屋中。那知我家裏的人。還當我聖人一般。我也便裝做聖人了。

我覺得要把母親對我的幻影破壞。實在是一件很苦的事。所以這與其說是爲着自身。可以說是爲着母親。我與你相識以來。就是在你面前也決不給你瞧出來。并且你也當我在這一方面是個清淨的人一般的看待着。這麼樣我的

虛僞生活竟繼續到今日。

那麼我要來講那天和首飾店的事。了這件事曾經一時使我絕望。過所以在我真是一件大事。這一件事我在今日以前也把你欺着。從前曾經向你說過了。那時你相信我的話。這件事無論我說得怎樣巧妙。那當然這句話一定有些什麼叫人不安的不自自然處。但是你眞深信我。我因爲你太深信我。竟覺得恐怖了。現在大約你也還當我這件事是從一時的錯誤。

上生出來的麼。然而一切全與你的念頭恰巧相反。

我是強要把關於此事的。我之潔癖使你深信。所以這麼說的。因爲這天和首飾店你也時時過去。他家與我們都很熟識。我想這一件事或者會入你耳中也說不定。若是從前我口中從沒向你把此話提過一句。那你一聽得或者要疑我了麼。我因此很恐怖着。此刻我再把此事當眞的說一遍。罷。我很願儘力的正確簡單講述。

那。時。我。要。買。東。西。贈。與。鄭。君。特。地。趕。到。天。和。去。的。從。前。也。說。過。了。恰。巧。其。時。除。我。之。外。無。第。二。買。客。主。人。立。起。來。問。我。要。什。麼。拏。出。種。種。的。東。西。來。給。我。看。我。看。了。半。晌。選。定。一。個。領。結。上。的。別。針。以。為。是。最。適。當。了。上。面。嵌。着。一。塊。濃。色。的。寶。石。的。形。狀。也。不。惡。很。配。我。的。眼。光。主。人。因。着。要。裝。匣。子。到。裏。頭。去。了。說。來。真。巧。這。一。天。那。店。中。的。學。徒。和。那。一。定。不。離。開。的。店。夥。都。不。在。店。內。時。已。旁。晚。光。綫。不。足。的。店。電。

燈。雖。已。點。着。還。是。有。些。暗。沈。沈。我。而。前。桌。上。主。人。拏。出。來。給。我。看。的。種。種。東。西。還。留。着。最。近。我。身。邊。的。是。一。隻。一。百。數。十。元。的。香。烟。匣。這。在。主。人。拏。出。來。時。我。嫌。他。價。昂。并。且。明。晃。晃。的。製。得。不。很。好。看。然。而。現。在。既。在。我。自。己。的。手。拏。得。到。的。地。方。况。且。又。是。四。下。無。人。這。麼。一。想。方。纔。的。嫌。他。價。昂。嫌。他。製。得。不。好。因。着。這。一。來。反。發。生。出。一。種。想。不。到。的。誘。惑。來。了。我。並。不。想。把。他。怎。樣。也。全。不。因。着。東。西。很。合。我。意。

纔。有。了。一。定。要。到。手。的。目。的。我。就。用。手。一。拏。同。時。塞。入。衣。袋。中。去。了。我。是。這。麼。把。他。盜。到。咧。我。自。己。其。時。的。心。地。却。很。難。明。瞭。的。說。明。他。我。是。突。然。做。了。想。不。到。的。事。了。我。像。發。什。麼。病。似。的。這。一。個。舉。動。竟。絲。毫。不。想。前。想。後。很。大。膽。的。行。着。擡。頭。一。看。正。面。一。面。大。鏡。子。我。自。己。那。青。色。的。臉。很。奇。妙。的。映。着。我。不。禁。慄。然。一。回。兒。就。覺。得。有。一。種。不。快。的。感。覺。向。我。侵。襲。着。我。在。看。見。主。人。從。帳。檯。旁。邊。走。出。

來之前覺得那裏頭的樓梯上有一個手抱小兒主婦似的婦人立着其時我身體中的血像是一時都升入頭腦中什麼念頭也不想出來了瞬息之間我想立刻在主人面前懺悔我所做的事罷但是我一看了從帳檯旁走出來什麼也不曉得的主人面容時這念頭已從我頭腦中消滅盡了并且反想生出很狡猾的念頭來咧又強自想道那婦人未必一定曉得一回兒那店夥出來了於是我起初

那要說明的念頭完全失去咧我雖半信半疑差不多我所做的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也強要用着反對的念頭來遮飾并且好幾次自己在那裏增加勇氣以為是不打緊的以為他們決不會明白的我又覺得店夥走出來時似乎會與主人輕輕耳語然而我還騙着自己的心道『這也不妨』不過我到底心裏很不安靜呼吸像閉塞着那麼很苦那時節要故意裝做鎮靜却是很不自然我把我

買着的一罐長城牌香烟特地開了勸主人與店夥一人吸一枝自己也點火徐吸走出店門之前還拏三四枝給那店夥咧我雖做着這些事方纔我自己做的事自然很忘不掉忽然又想我這麼拏香烟出來他們不要以為我這香烟也是什麼地方盜來的麼我儘力與平常一般很鎮靜的走出店門一到外面身體顫抖得總也不停再加外面一陣冷空氣逼到我臉上來了我已捲入這暮色蒼蒼的

空氣中糊糊塗塗跳上電車上了。又與那店夥談着我想他們一定
 電車心裏又不安起來非再看一知道了我又想不然這是我神經
 看店裏的狀況不可咧我就不買過敏罷
 票又跳將下來正在離店十幾家這一夜我在什麼地方怎麼樣的
 的所在我很周密的由該店對岸走着現在是記不清楚了總之乘
 在黑暗中與普通人一樣的行過火車提着燈由那田間的道路
 一壁觀看店裏的動靜店內電燈走回去那還記得一到家中見了
 雖明在暮靄中望去却很模糊見我妻之面頓時像忘掉的一般不
 有一個客人正在桌前與主人談想那香烟匣了對於伊我真與平
 話我覺得像在那裏講我我差日一般那香烟匣不給伊聽見深
 不多宛如足在地上立不定了於深藏在一個伊留心不到的地方
 是往返了三四次客人去咧主人未上牀以前倒也並不怎樣到了
 牀上心裏覺得十分疲勞也沒有絲毫想念頭之力歇了一下因着
 方纔的興奮又竟昏昏欲睡一回兒死也似的睡着了睡得一點也
 沒有什麼苦很舒服的直睡到明天早晨
 明天醒過來身心都像很脫力軟如棉花一般我妻已把窗開着也
 不覺得日光從南面射進來又聞小鳥之聲廚下我妻正在預備菜
 肴也有些聽得一切都安穩得與平日無異我呆然歇了一回上夜

的事很明瞭的印入頭腦中來了。嘖時就覺不安下了床忙去看那昨夜藏香烟匣的書櫥中依然很好的包藏着。我妻的神氣也與平常無異不過那寂靜的朝晨空氣反足以使我坐立不安。

一想到萬一知道了便怎樣我就一時很難沈靜并且到朝晨一想可見是一定知道的了還要疑惑什麼呢我第一爲難的是把這一隻香烟匣怎麼處置時間經過得愈久不安之度愈高總之非再去

看一看天和首飾店的動靜不可。我就在我妻面前托言有事又上市上去了。

一點也不想什麼念頭即忙乘電車赴天和去并且心裏也沒怎樣預備就在他店前下車被吸着似的推窗而入我腦中充滿着一種絕望的不安怎麼樣來解決上夜的事却絲毫沒有想過只是被不安脅迫着進了店主人與店夥照常很客氣的歡迎我我心頭亂跳總不能安靜我便故意買一隻價

錢不貴的香烟匣却與昨夜的是擺在一處的這無非要叫他們不疑一回兒出了店還是很不安一時又糊糊塗塗走了五六步好像背後有人趕來我不禁立定了。

只見那邊那很殷勤當我客人的店夥立在那裏不過他的臉上他的態度上都有一種瞧不起我的神氣我覺得確是如此其時我也不管自己曾做惡事倒很憤憤那店夥不見得要來窺我那是我也是很明白的但是他反裝做若無其

事的態度真叫我很不快很難受。店夥這麼說着他說昨夜店中女主人瞧見我把香烟匣塞入衣袋之中我去後一查果然失掉了一隻最貴的東西我一聽默默對臉上凝視着店夥又繼續着說了因爲與我是一向認得的老主顧並不疑惑或者試試衣袋內放得下放不下放了進去就此忘掉也說不定的店夥的話明明要我不覺可恥然而我反喜歡他明明明白的說一句『你是賊』我倒覺得舒服些此時我精神上很奇妙同時想大聲的一笑又想笑着說『這是我偷的』說話到了口中我竟與他全然反對反說此事我一些也不知道了幸虧我上一天穿着洋服這一天是穿着中國裝姑且說那麼待我去檢查檢查洋服的袋內罷我只是將他欺騙着店夥對於我的話也不辨駁不過最後說道『總之這是價錢貴的東西萬一府上找不到那我們就不能不報失竊了』我與店夥相對之際態度很鎮靜明瞭到他一走開我獨自一人又頓時成了孤獨無依的很不安咧時在旁晚那一帶的店電燈已明我立的地方電車汽車很鬧的通過着路上男女女只是在我旁邊走過我在這人多的街上不知立了許久那一夜的事此刻想去竟如夢境一般歇了好久我走了步行着一回走入一家西菜館中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兩樣菜身體還是顫着我也覺非自己好好兒鎮定着

不可把酒一齊喝乾。這一夜我竟第一次曉得那下等妓院的情況。實在我的身體沒有地方擺了。於是希望一種強的刺激。我想這種醜惡的地方大概最容易叫我樂罷。不料到了這種地方還是心裏很苦悶一點也得不到樂境。幾乎一夜未睡。等到了天明就此出來的。

回到自己家中。便在牀上睡了一天。到翌日我拏了香烟匣再到市上。然而我竟沒有這種勇氣說明。

是我偷的。然後拏來還給主人。這麼一來不是我自己的事。連我母親妻子兄弟和周圍的人一齊要曉得了。麼這在我是很苦的。若只有我一人。那很簡單。我爲着自己做的事已決定無論怎樣苦痛也不妨。但是因此要叫周圍的人受苦痛。并且那老年的母親和我最愛的妻。要受苦痛。那真叫我很難堪。咧。又想就算是一時錯誤。曖昧的事。豈不好呢。并且我自己做的事。又何致叫人受累呢。然而

一面我對於自己所做的事。很覺得是不可挽救的了。盜人之物。况且又沒有深的必然性。不過是一時的全然料想不到的一種發作罷了。越是沒有明瞭的動機。反覺是絕望的恐怖。咧。

於是那其時幾乎完全忘掉的幼時之記憶。又不禁想起來了。方纔已說過。咧。自從那時起。我的惡癖早已忘去似的。沒有了。那一夜母親的態度。在我是真比什麼重的懲罰也覺得有劾感激。啊。因此我

突然從可怕的習慣上脫出來了。從此這種誘惑我竟不能感覺。我對於金錢的事很神經的。已成潔癖并且這潔癖在這很久的歲月中漸漸變成對金錢極淡泊了。至少我自己是這麼想着。那知十幾年後這已經忘去的傷痕重現。料想不到之時長得更大的出現了。我很覺得是如此。既覺得如此。不是極可怕麼。要打消這念頭的。理由竟一點沒有。十幾年的歲月中這不快的傷痕竟在我心的一

部分內沒有醫好的。留着麼。一想到這裏心底裏更可怕了。我竟有一種絕望的苦痛。并且我又覺得我那許多的同胞中個個有我。那大飲酒家的父親的遺傳我也深信起這遺傳的可怕來了。我對於自己一人却很留心。自然常在飲酒放蕩很遠離的狀態上。咧然而到後來想想實在我也很有這種慾望。不過不給我機會罷了。我也有過強的情慾誘惑。這是方纔說過了。再加我另有異狀的

惡癖。不過講到我自己這種性格和異狀的慾望。決不能很簡單的以爲全是爲着父親的嗜酒所致。又不能用這種念頭來避自己的責任。這是對着自己太無責任了。我自然並不去醫學的調查遺傳一事。是何等樣的東西。但是在不知不識之間遺傳一事很惹起我的注意。來了一月之前我看見這麼一篇小說題目就叫做「遺傳」。我竟怕極了。詳細情節已不很記得。某人在幼時就有盜癖。到十五

歲時他儘力的改去這惡習慣了。於是長大後娶了妻生了幾個孩子。子很平和的度日。不料他一個小兒某日在附近的糖食店裏盜了東西了。這恰是一個纔交十五歲的男孩子。此人不能不領了這孩子到那店裏去賠罪。咧這小說在我看來更覺得很有意思。那所記的事跡又都是動也不能動的事。實我竟很強的感觸着這或者是作者的空想。但是我讀的時候並不以為如此。我一壁讀一壁覺得

自己臉上熱了。纔讀的幾天中自己抱了小兒時。往往那小說中的情節會映入我頭腦中來。這種時候我有一種無可奈何的不安。但是一看那一百天還沒滿的小兒臉上就覺得那裏會有這種事。很明瞭的要打消方纔的不安。咧自然這小說中也不是寫明無論在什麼情形這種事情要遺傳的。單單不過寫着有過這麼一回事罷了。然而因了這一點反使我更覺難受。咧我看了這初生的小兒自

然以為決沒有這種事。又以爲那裏可以有呢。雖然我自己既深信了。遺傳一事又既深感這小說的真實。我就沒有勇氣可以斷定說全然沒有這種事情的。了我自己的這種性格。却不以為單單是爲着父親的愛。酒然而也不因此以爲自己的性格和惡癖一點不會遺傳給小兒。我一想到這裏自己也不明白。應當怎麼辦纔好。咧自己的這種性格。我自身有責任的。想到了會傳給小兒。真變爲一種

難以形容的不安咧。這些話過後，再說罷。我已把正話說到橫路上去了。且再回到原處。總之這一天，我還沒勇氣，并且又是不能不急。急處置我那香烟匣的時候啊。我也打算算是從我的錯誤上來的。一味要拏來處置他。只是想這麼辦去。以爲是很好了。我又很可憐我自己的心裏。這麼想着。然而也不去管他。總之拏來決定這處置了。但是我及很能明瞭。想像後來主人與店夥不知怎麼樣的笑着。

我咧。可見得我的欺騙他們。實在很不自然啊。

我爲着此事。很苦很苦。也有幾次以爲倒不如打定了念頭。說出真話來。向他們謝罪的好啊。然而我那姑息的心思。從未把此事向人道過。同時並不到天和首飾店去謝罪。就此過來了。

然而實在把此事向你說明之前。我有一件無論如何不能不做的。事。這是我自身到天和首飾店去。把自己所做的事。決定要去謝罪。

自然我所做的事。那店中的主人與店夥已很知道。不過雖是說表面。我到底是一個顧客。所以前天我的托辭也就過去了。第一那店裏的人一定永遠要以爲我這人怎麼做了這種事。還是這麼態度。淡然我至今想想。竟一時忍不住。我在那店裏的人面前。心裏竟不能不低頭啊。現在的我居然很明瞭的深信。這麼辦法是很正當的。并且這麼做去。反足以減輕我自己的苦痛了。本來這種事情。若是

那店主人要把我自己所做的事和首飾店去談這件事今夜還是發表出來我也沒有阻止他的理由和權利啊所以這就要把我所做的事給我周圍的人知道了現在是我這種事情也沒從前那麼可怕咧我把自已已往之事既不瞞自己同時又不願瞞那自己周圍的人曉得是不瞞的好了這可以曉得凡是要加強自己的性格使自已內部的負傷不再出現或是是掣來完全醫好此事都很要緊啊話雖如比後來我竟未到天

第一次我要什麼時候去實行這決心連自己也不能明白啊自然一向對於我妻把此事也無論如何不能不說的然而什麼也不曉得的老年的母親我對伊一說伊能當是真的麼但是此刻也沒有這勇氣伊若是從別的方面知道了那也沒法我就什麼也不瞞一切都說出來不過未到這步地位還不明白要怎麼辦纔好我還有一個大大的困難這就是方纔說過的小孩子我把自己的事對着自己小兒也不能不說麼若是小兒長大起來也像我那麼深信這遺傳一事那時便怎樣好呢或者還不止此萬一偶然小兒也有我那可怖的事出現了那時又便怎樣好呢我在這一點以上是不明白的了這麼一來現在我向你說着好像一點也用不着什麼苦勞努力了覺得自己的苦處非常的減輕咧總之我的決心已成就今夜能夠向你暢談竟得着一

種。意。外。的。勇。氣。啊。

寂。了。

靜。鎮。定。會。見。了。主。人。一。齊。向。他。一。

※ ※ ※ ※

二。三。日。後。我。接。到。他。一。封。信。寫。着。

說。一。單。單。是。那。一。件。偶。發。的。事。

他。的。話。竟。使。我。全。然。料。想。不。到。我。

如。左。

主。人。也。很。高。興。的。聽。着。并。且。比。什。

也。不。知。道。應。當。要。怎。麼。說。纔。好。很。

前。夜。很。冒。昧。我。在。那。一。夜。一。開。了。

麼。都。好。的。就。是。我。所。怕。的。不。特。別。

難。覓。一。句。應。說。的。話。我。竟。沒。說。一。

口。隨。後。竟。沒。有。絲。毫。努。力。也。能。够。

當。我。顧。客。看。待。其。時。是。把。同。等。人。

句。話。安。慰。他。就。此。分。別。但。是。他。的。

只。管。的。向。下。面。講。下。去。了。分。袂。之。

的。資。格。在。那。裏。聽。我。的。話。我。心。裏。

亢。奮。中。很。現。出。一。股。勇。氣。來。我。又。

後。居。然。與。這。幾。日。不。同。很。快。樂。的。

也。很。感。得。主。人。有。某。種。親。切。的。感。

很。替。亢。奮。退。後。精。神。冷。寂。柔。弱。的。

在。行。人。稀。少。的。大。路。走。着。徐。徐。回。

情。主。人。聽。了。我。的。說。話。後。他。這。麼。

他。擔。心。着。我。又。想。他。現。在。那。勇。氣。

家。去。咧。第。二。天。我。把。所。說。的。話。決。

說。着。他。說。『本。來。却。並。不。當。你。是。

要。在。赴。天。和。首。飾。店。去。遂。行。現。在。

行。了。

錯。誤。不。過。你。現。在。這。麼。一。齊。說。明。

的。決。心。之。前。不。致。失。去。纔。好。啊。但。

起。初。却。很。要。十。分。努。力。到。一。推。進。

我。心。裏。何。等。舒。暢。啊。自。然。不。會。疑。

是。我。與。他。分。別。後。我。也。心。裏。很。冷。

那。店。的。玻。璃。窗。時。我。已。經。非。常。沈。

到。你。的。人。格。你。的。話。我。很。明。白。』

但是。我。走出。店門。一。想到。此。事。總。算。完。結。了。的。時。候。忽。然。變。成。一。種。可。怪。的。冷。寂。氣。分。我。一。壁。走。一。壁。在。那。裏。細。味。這。冷。寂。氣。分。我。又。覺。得。我。這。冷。寂。之。中。好。像。有。刺。激。我。勇。氣。的。東。西。存。在。着。啊。這。冷。寂。恐。怕。一。生。不。離。開。我。了。麼。并。且。我。也。決。不。會。忘。掉。他。

我。妻。面。前。尚。未。說。過。不。久。可。以。說。了。小。兒。一。面。前。天。已。向。你。說。過。還。沒。有。明。瞭。的。念。頭。小。兒。成。長。後。曉。得。了。此。事。萬。一。這。小。兒。因。着。知。道。

了。自。己。的。父。親。是。這。麼。一。個。人。反。能。時。常。注。意。自。身。別。也。變。成。這。種。樣。子。那。豈。不。好。呢。這。麼。看。來。確。是。向。他。說。明。的。好。不。過。這。件。事。單。單。想。着。還。不。能。明。白。對。於。母。親。的。氣。分。也。與。從。前。沒。有。什。麼。變。動。然。而。在。此。刻。我。的。事。情。什。麼。人。曉。得。也。不。打。緊。了。自。己。不。去。向。人。家。說。

人。家。自。然。的。知。道。反。而。很。好。啊。總。之。現。在。我。勇。氣。很。足。請。你。放。心。罷。我。很。覺。得。現。在。這。冷。寂。中。的。勇。氣。定。能。持。久。是。一。種。真。的。東。西。啊。

閑園雜談 菊高

美國某處有雙連
人年已十七歲矣
各盲一目行動時
必須互助頗感不
便今春同斃遺蛻
陳列於大博物館
中施以手術故面
色如生焉

奇 怪 郵 便 物

晨 光

日本某處女。產生私生子。無處安放。時私生子已死。恨極。

乃作為郵便物。寄與所歡。所歡已避地他去。郵局各處探

聽。日子經久。臭氣逼人。打開一看。方見是嬰孩之屍。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卓·
呆·

袁三官是十一歲的時候變成盲人的。今年二十六歲。父母早已去世。父母在日也沒有財產留給他。就替他娶了一個媳婦。替他學會了些算命的技藝。就此算完了他們的責任。現在三官夫妻兩口靠着算命的生意。總算還能夠過活。他天天除下雨外。總是下半年出去做生意的。因着天天在外面做生意。倒在街頭巷口認得了幾個同業的瞎朋友。他們雖沒有眼睛。可以聽見聽了那弦子丁東丁東的聲音。鐵板滴嚙滴嚙的響聲。自然雙方能夠在路上互相搭話。問起姓名住址來了。因此他們在時常走熟的幾條路上。一共有幾個同業往來差不多。都曉得都認得的好。在走熟的幾條路上。實在人也不爲過多。就像袁三官天天跑的幾條街道也。一共不過連自己有五個人罷了。三官也通通認得他們。雖聽不見朋友的面貌。怎樣一聽那弦子聲。鐵板聲。就可以斷得定來的是誰。到一聽他的說話聲。那是便與我們看見了朋友的面貌一般。知道確是何人。咧。袁三官的四個朋友都與他很知己。大概瞎子交朋友自然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最喜歡交同志。不但是同病相憐，因為他們與非瞎子交友實在有些不放心。往往非瞎子見了瞎子容易尋他們開心，不用誠實二字來交際，非但沒有哀憐殘疾之心，反有戲弄盲人、欺侮盲人之意。他們的心地很靠不住，眼睛雖不瞎，心早已瞎了。那些盲人眼睛却是雙目不明，心裏倒明亮得很，總是把誠實待人沒有一點虛偽的總之，眼睛黑暗的人心地反光明些，眼睛光明的人心地實在黑暗的。多所以非盲人的世界竟是虛偽世界，都因為明眼人用眼睛去看了人家的面貌，拏來辨虛實的盲人不同用耳朵去聽了人家的聲音，拏來辨虛實的。然而人的面貌再靠不住也，沒有試問世上誰有真面目，對人都

不過用着一副假面具在那裏串戲罷了。聲音就不同得多，到底很難假裝俗語說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說謊話騙人的人世上確是也不少，不過能夠細辨語氣的人或是如盲人那麼細心的人很能夠聽得出他言語的真假來。如此看來，盲人交友是用耳朵來聽誠實的聲音的，所以很無裝飾。那明眼人的交友是用眼睛來看虛偽的面貌的，所以很多欺詐。

袁三官是從小成盲人的，因此染着非盲人的惡習，也不多心地很清潔。有一天袁三官吩咐老婆說：明天我打算把四位朋友請他們到我家裏來吃飯，你替我弄這麼五六樣菜，打一二斤酒好得這幾天我

生意很好。請請他們大家快樂一下罷。他老婆說：倒也奇了。我從沒見你有什麼朋友啊。那裏來的呢？三官說：我朋友不多。只有四個人。可一個也沒到我家來過。今天我遇見他們已向他們一一邀定地址。也向他們說過了。明天他們個個願意來的。三官說：得高興便把他四個人的狀況和自己對於四人的想像一一講給他老婆聽了。

吳東生是個甯波人。聲音很重。很濁。一定是黑沈沈的。皮色瓜子形的臉兒。說話很粗。性情也粗。忽得很。他往往說起話來說了一段把他那話中的主要點忘掉。沒有說出來。弄得聽的人莫明其妙。因此他走路把頭在牆上撞痛。抽抽烟。一不留心會燒去。

眉毛的此人。大約是穿一件灰布袍子。黑布的馬褂。他的衣上必定很有幾個抽烟時燒穿的小孔。他舉動也很不細心。吃飯時只因他右手動作極快。所以他胸口衣上都是油污菜湯肉汁一齊沿滿在上面。行路時右手執着明杖。在前引路。左肩向着前面。頭頸又伸得很長。髮髯在那裏領路一般。

這是袁三官把他的朋友吳東生擊着平日與他交談時所得的資料和自己的想像。將他如畫圖一般的描寫出來。但是吳東生究竟是不是這種樣子。說不出了。要明天來了纔能曉得。袁三官也不管他的推測對不對。又把他第二個朋友說給老婆聽了。陳有道是個無錫人。年紀還只有二十歲。聲音很漂。

亮分明是個美少年。面孔必定是白白的。鵝蛋臉。說話也很文靜。手指是極細的。并且左手上有兩隻長指甲。他衣服很考究。與明眼人談話常常在那裏問起現在流行些什麼衣服的他。因為衣服極齊整。使很愛清潔。與他立在街頭談話時。他最恨往來的人。在他身上擦來擦去。他要靠近牆上。又恐怕不潔淨。所以他非在清淨所在。決不肯立定他家裏。還有父母。父母很愛他。因此他愛穿什麼衣服。總製給他穿的。他明天來一定穿一件魚肚白的竹布長衫。上面罩一件棗紅漳緞背心。他在街上左手托着弦子。右手慢慢的彈一曲『上街三六』。實在很好聽。這一帶除了陳有道找不出第二人能在弦子上出風。

頭的咧。他父母正打算替他配親。你有什麼熟識的小姊妹。做一個媒人罷。人實在很時髦。就是穿幾件衣服。非但時常換新的。也總清清潔潔齊齊整整。你明天一看見。方始曉得我的話確實了。

戚福林。上海人。年紀倒有四十多歲。貪懶得很。怕出門做生意。一吃飽飯。便縮在家裏。不很活動。所以非但弄得很窮。并且得了胃病。面孔不必說。自然黃得面無血色了。東西也不很多吃。吃了容易胃痛的。因此營養不良。混身很瘦了。臉上也是面無四兩肉。皮包着骨頭。有些包不住。變成個方方的臉。咧。身上衣服穿了上去。不肯換下來洗的。頭頸裏總是積滿污垢。一件破了。還不肯補的。老布長衫。一年穿到頭。

竟不想換他老婆。有了三個小孩子，所以也來不及替他收拾。有時小孩子的糞污弄在福林衣裳上，他老婆忙得沒瞧見。福林竟走到街路上來，人家見了，豈不好笑呢？他在路上行走，步履很重，所以他長衫的下邊必定有泥污濺滿着，新痕舊跡像花衣上的水浪一般咧。

童老四是個蘇州人，倒是一位樂天家，愛說話，喝起酒來又是大量。他臉上必定有一個吃酒的大記號，赤鼻占居在面部中央，混身又生着酒癬。一天到晚在那裏用手搔痒的一張嘴，極會說話，所以他的嘴唇皮恐怕很薄。他只圖口腹不重衣衫，身上只要有得穿，就算了自己從沒做過。總是向他兄弟去討

舊衣服來穿的。童老四身高五尺，我與他講話時，他的聲音都從我頂上出來。他的兄弟還在南貨店裏充學徒，你想他穿着兄弟的衣服，不是吊在膝蓋骨處麼？他有一種低聲咳嗽是連續不斷的大約一分鐘，總至少有三四次。他聲音宏大，面孔大概是胖胖的。

袁三官把四個朋友的面貌打扮神氣，一一向他老婆如繪畫一般的細細說了一遍。他老婆也牢牢記着。明天等候他們過來，那裏知道在十一點多鐘起陸續來了。竟與袁三官的話大不相同。一個也沒有他所說的樣子。第一個來的先不對，是一個大耳麻子。他沒有提及啊，其餘一個個都不對。袁三官的話

完全靠不住他。到底是想像那裏會對同呢。可笑。這
位袁三官把四個朋友話得活像瞧見的一般。其實
真是『瞎三話四』

笑按世界上的人啊。僅僅靠想像。就是和袁三官
一樣咧。



騎兵之利益 (宜坤)

一騎兵之子欣然謂人曰。余父乃
騎兵也。人曰。騎兵與步兵有何異
乎。騎兵之子曰。然。一有馬。一無馬。
人曰。有何益乎。騎兵之子曰。焉得
無益。設遇難。奔避較步兵為捷也。



鄉故二第

呆卓

第二故

鄉

村中的老小學校長在那昔日教過的沈欽之面前屢次恭恭敬敬低着那白髮的頭最後又說了好幾次總要請足下幫助幫助就此告辭而去欽之看了那六十多歲的老人低頭時背部真像貓背身上穿着一身十年如一日的長衫馬褂心中便覺得滑稽與悲哀混成一團同時二十多年前一種和藹可親的念頭忽然如雲出岫那麼的湧將起來然而這真不過是一刻兒工夫頓時就把那苦苦的不快之話在我腦中胸中擴大起來臉上也現出些沒趣的樣子咧

但是他還強把不愉快的氣分壓住仍舊用極客氣的態度送他到門口這又是對於恩師的禮義又是從那美國式的一種對來客之殷勤慣例臨別老校長恐怕不妥再把方纔的話反覆一遍說道你不要嫌我老人太囑囑總須請你幫助纔是欽之輕輕點頭也沒有親密的神氣答道等我再三斟酌之後再行回復罷他說完又想這一件事倘使只管兩次三次的來我豈不受累不如趁此很婉曲的張一條預防綫罷又說對不起得很回音過幾天應當奉達不必再勞駕咧我自己來回復便

了。老校長說如此更好了。千萬請你十分盡力。欽之道是。啊。我總竭力……說句這裏臉上很不好看。咧。老校長還不覺得口中露出着雜亂排列的牙齒來。笑笑。那破皮鞋。不響。他已徐步去了。

好容易把他送掉。欽之立刻回到書房中。臉上很不高興。大有消耗他許多光陰的樣子。將吸殘的煙捲點起火來。只見他母親越老越肥的身體。搬將進來。一雙貪而無厭的眼睛閃閃有光。啟口道。欽之。又要來捐錢麼。大概是這種事……欽之隨隨便便的答道。是的。他母親說。天天如此。豈不討厭呢。今天跑來的。也是要捐。昨天跑來的。也是要捐。他們只是注意着。你袋裏你真不可有一刻疏忽。啊。欽之也說。

不錯。照這樣子下去。我真辦不了。咧。母親聽了。就在方纔老校長坐的椅子上。滿滿的坐下。去說道。所以你要開場。就拒絕纔好啊。錢財的事。一律不答應。倒也不會結怨。你允許了一個。有一面不允許。不是就不圓活了麼。必須不管這個。那個。一概不答應。他就行。

欽之悠悠的吸煙。噴出來。描成一個圓圈。纔說。真是可笑。這種樣子。算什麼呢。他母親也點點頭。啣了一。下。欽之說。這些話。談他做甚。母親還是喝一杯茶罷。這裏有咖啡糖。倘使嫌他有牛乳氣。可以吃些雞蛋糕。母親對桌上。看了一眼。便動起手來。頃刻之間。把盆子裏四五塊雞蛋糕。張開大口。如蛇吞青蛙。那麼。

的吃下去。早將盆子中抓平。又連喝了二三杯茶。喝完把舌頭舐舐下唇。便再將這三寸之舌。掣村中的人一個個的亂批評。亂攻擊了。方纔長談兩點鐘。好不容易起身的老校長。不必說。村長也要贈他幾句村中一班熱心人好事者。被這位老太太的毒舌說得一個銅錢價值也沒有。由遠及近。再說那欽之的哥哥平之和那位媳婦。又說到自己的胞弟漢臣。就是欽之的舅舅了。把他們像賣爛稻草那麼一起束着。最後說一個個全是貪心不足的人。真把我嚇得不能有一刻懈怠了。其實這位老太太自己也是個貪心不足的。健將他竟把自己的事束諸高閣。欽之是很明白的。所以又是可笑。又是生氣。然而又不能

開口辨駁。只好現出一種萬不得已的苦笑。來。老太太又說你非當心不可。啊。疏忽一點就要受人暗算。快把搭膊縛縛緊罷。欽之一聽低聲笑了一陣。老太太湊近些道。這不是笑的事。啊。總之你這人太誠實。所以不行。你像你已死的父親。真是好好先生。因此大家一齊聚會着。要算計你。咧。你十幾年間。遠赴外洋。在美洲勞動。嘗了辛苦艱難。纔積得這一點金錢。起來萬一被他們這些惡人捲了去。那了得。欽之你倘使不十分注意。一定要被他們弄成一個光身體的。欽之輕輕笑道。到底不致如此。欽之很真摯也不獨眼前的母親。那些所有的貪而無厭之人。用種種手段。日夜來與我胡纏的。我也不管是誰。總當他

敵人用唇舌來與他們戰爭的此刻也說不錯我已死的父親却是個正直人我大概有些共同點也說不定但是無論什麼人來要向我提到金錢我總決不會一個個立刻答應的此刻也用不着再由母親多說了我從美洲掙回來的錢既不是盜來的又不是拾來的就是銅元一枚也是血汗一滴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忍耐纔換得這一點竟能如此勞動如此奮發得到如此結果連我自己也真覺得不可思議咧三元一積五元一聚如蟻築塔到底來的時候不容易憑你四面八方向我強請我斷不會來十個答應他十個的不過桑梓的義務有些應當要掙出去的地方却不能不多少掙些出去我也很有分寸那

裏會只是來者不拒的呢老太太聽了很得意的說對啊一點不錯那麼那校長的話怎樣了欽之說起初自然拒絕的後來我說待我斟酌一下纔把他送去實在討厭得受不住啊欽之說罷把濃眉一皺兩頰上不禁現出一種成功者專有的得意狀態來照這母子二人的談話看來欽之是向在美洲做事的實在他還是在一個月前纔渡過二萬里海面回到故鄉來的他赴美洲還在二十一歲他運動了好久纔達到渡美的目的渡美一事乃是他從小學時代起的一種空想一種燃燒着的希望他的目的地是北美洲那時去的人還沒像現在那麼多所以很容易實行并且他又不是那種文盲的

工人因此更占便宜。他中學修到四年。他的家裏在這鄉下。雖算不得數一數二的人家。却不是窮苦的。農人總在中上的位置上。至今看看他那門前的牆門等處。那種大模大樣。還能證明白他家門第。沈家在這裏有幾十代了。本是舊家。欽之的父親。尤其是好人。於是就受人的愚。不免把田地等減少了些。然而目下還很有些財產。留着現在哥哥平之當家。另外有女姊妹三個。一個已死。兩個齊嫁在隣村。這些都沒有問題。不過大家競爭着。生幾個小孩子出來。加上幾歲年紀。很太平無事的過活着。欽之行二。倘使縮在父兄旁邊。將來總是分這麼一所房屋。幾十畝田給他。否則也不過去做了。什麼人。

家的贅婿。得些別姓的財產。總是很平凡的。做一世農民。這是一定的運命。不料他自己要與運命反抗。他有一種得步進步的野心。哥哥常常說農人用不着學問。他便與哥哥爭執。再口枯舌乾的把父親說得願意。方始入離村十里的中學校。成績很好。修到第四年。忽然夏間父親急病而死。哥哥突然放出他的威風來。強叫他退學。把他當做長工似的。只是差喚他勞動。

其時他的渡美熱。正沸騰。曾有二三次向母親騙了旅費。逃到上海去過的。這一年把全力來運動。方始達到他的目的。那時節哥哥平之半個錢也不肯掣出來。很與他爲難。幸虧舅舅丁漢臣從中排解。算是

分家叫平之掣出旅費來且道即使把欽之入贅到別姓去也總要掣出這麼一千或八百元銀錢出來的母舅這麼一說哥哥沒法只好把旅費給欽之了於是他就如了願前赴美洲奮鬪着十五年好不容易積得一萬元光景得意洋洋的回來村中的人不知內容以爲他是發了財回來定有百萬家私於是一回兒要他修土地廟一回兒勸他改造歇涼亭半塘橋坍了叫他捐一千元救火會新辦叫他助基本金他回得家來坐還沒有坐定那些人已經連一接二的趕來纏繞不但如此連哥哥平之也很注意他囊中並不是母親說得過度一不當心真的可以叫他成一個光身的欽之在起初却一口應承掣出相當的

銀錢來近來是很恨那些村人們的厚臉因着這反動他又憶念北美的自由空氣他的心理狀態差不多歸心如箭的要回到那第二故鄉去了欽之呆看着烟捲上的白烟掠過鼻尖升到天花板處由窗口散向庭中去他眼睛睜得很細好像白天在那裏做夢他那夢幻境中描出那二萬里外北美卡里福尼州的一角來母親嚙叨的一席話竟沒入耳他胸中只有一個念頭在那裏往來暗道回來啊回去啊我這人是應當變爲異鄉之士的我生成是這種命運無論如何我決不再踏到這種地方來咧

但是十五年間每夜連續着的夢何等可親何等有

暖味到回來一看。竟意外的醜陋。意外的冷淡。一點不能叫人感服。那夢中很可愛的故鄉。與我眼前實現着的故鄉。大有壤霄之差。好像是受了騙一般。然而這或是世上的真相也。論不定這麼看來。大概是我太重視的緣故。倒不如至死在美洲的好故鄉。有什麼意思呢。現在遲雖遲。居然醒了。故鄉這樣東西。只好在遠離時夢中出現出現罷了。

最足以叫他抱不快感觸的。是一種階級制度。依然存在。家裏是那無能的平之擺出。兄長面孔來張牙舞爪。算是一家之主。那時常過來的了。漢臣也。用着他那母舅的威風。有形無形來壓迫。踏出門一步。又必須去對那些老人們低頭。萬一有一些兒過失。忽

然惡聲佈滿全村。非難的攻擊。四面八方箭也似的射來。進也不自由。退也不舒服。咳一聲嗽也是問題的原料。多吃一碗飯也須當心。當心周圍這還成個什麼世界呢。

他是萬事正直。感情毫無虛偽。染成美洲色彩的身體。對着那些笑容滿面腹中有舌的村人。實在不快。要與他們一同和好。度日這苦痛。竟非同小可。歸國僅有一月餘。已經厭得不堪。這前途也決計忍耐不住的。他喃喃獨語道。回去罷。回去罷。到底到第二故鄉去的好。母親一聽得就問道。回去麼。那麼難道你又要想到美洲去麼。欽之毅然答道。是的。母親。我在這幾天打算在國內。京津滬漢等處遊玩一番。再回

到美洲去咧母親着急道你是當真的話麼前天你不是說從此做了一個村中的人可以叫老母安心麼欽之道是的那時也並非說謊却打算如此不過今天再三想便成這樣的結果母子二人談到這裏那母舅丁漢臣出現在庭中了

他在庭中喊了一聲欽之便走將進來先對姊姊看看然後露出那馬齒似的醜污牙齒放出那蝦蟇叫的聲音說道哈哈原來與母親在這裏談天此時欽之一見母舅的形一聽母舅的聲音心中頓時被一種反感侵襲只得鎮靜了起身道母舅來了麼欽之強裝出來的客氣聲音非常神妙於是丁漢臣插入母子二人之間他的惡劣之處也不輸沈老太太

他方纔出門時已經吃過兩碗冷飯一盆醬瓜幾塊臭乳腐此刻一只鐵耙似的手要抓到一盆咖啡糖上去咧電光石火的一回兒已把口中塞滿只見他面孔上各部分在那裏動着

沈老太太一想他倒來得正好便旋轉身來說你且聽着於是把兒子要重赴美洲的話說出來了漢臣一聽非常吃驚口中剛剛又塞了兩三隻肉餃下去幾乎一時呼吸不通一壁慌忙吃下去一壁目光炯炯對甥兒臉上看着勉強說這是什麼道理呢欽之說也沒有什麼大理由不過在美洲住了十五年間此刻又憶念起來了說到這裏再笑着道母舅大概曉得我的脾氣這麼一有決心無論怎樣阻擋也沒

用的哈哈阻擋既徒然還是聽我自由罷好得此次
與十五年前不同也不必籌畫旅費咧用不着爲了
旅費與同胞的哥哥吵鬧了欽之這幾句話罩在前
把將要大發議論的母舅之口塞住但是漢臣也不
默然引退與他姊姊同聲勸欽之在村中守守又說
到底是生身之處來得好說了半天欽之的念頭一
點也不能移動他對於二人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句
話回答說道憑你怎麼的勸總歸無效了漢臣很落
膽的說一定不行麼原來如此既經你這麼說我也
無可如何咧實在因爲你年紀已經不小還是獨身
我打算把我家的喜兒給你與你母親哥哥都談過
他們說親上配親再好沒有所以今天特地來探聽

你的意見的你能夠與喜兒做了夫妻在這村中度
日麼這麼一來你年老的母親也可以安心咧
欽之便一點也不加裝飾答道此事只好謝絕說完
一想再坐在此地也沒趣就立起來道我打算往市
上去走走要買幾樣動身用的東西咧母親慌忙呼
他慢走他已急急走出去了留着母親與母舅二人
呆呆的互相看看大家像很有深意似的微微嘆息
庭中微風吹動樹枝春日晝永庭隅的鷄聲在那裏
破壞這岑寂



會自辦菜圃等事。誠爲急要之圖。功德林開股東會時。當即遵指提議也。
弟賢啟

口狄楚青先生來牋 讀星期第二十四期『素餐會』一篇。提倡素食。功德無量。設烹飪

正字通。西洋國 陰陽變化錄云。每歲三四月

靖 千里鏡。磨玻璃 生黑蜂。名曰將蜂。又曰相蜂。

陶 所成者。以長筒 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

鏡 窺之。見數十里。無此蜂則不能成蜜也。(陶)

古

人蔣

秋吟

鑿壁偷光 (孔明)

門隙窺燈 (張亮)

項王被囚 (關羽)

紫老手札 (韓信)

口帽與傘 巴黎的婦女。時時變換衣飾。近日流行的遮日傘。漸漸的小了。却還流行一種

寬邊大帽。其帽之大。與其傘之小。却變成差不多大小。

(妙因)



票語
無涯

一隻破舊不堪的字紙箋裏有幾位票先生在那裏納悶這幾位票先生是誰呢一位是已經對過號單的彩票一位是過了十八月限期的當票一位是電車上的電車票一位是身上被人家加了一個大圈圈的借票還有一位是沒有填根的銀行支票這幾位票先生聚在一處正自長吁短嘆鬱鬱不得意忽然不知那裏來了一個渾蛋把一位中國銀行裏的一張一元鈔票也糊裏糊塗的送到字紙箋裏來了這位鈔票先生笑嘻嘻的跨進了字紙箋把幾位垂頭喪氣的票先生都不由嚇了一跳一齊開口問道老兄你今天爲什麼也趕我們來作隊了難道你在世上玩得不快活却到這裏來吃苦頭麼哈哈你這番真是自己作踐自己了憑你這種天才那一處地方那一個人不歡迎你你現在到我們這兒來過那沉寂的生涯豈非是用違所長埋沒了你的英才呢那位鈔票先生聽說哈哈大笑道不瞞諸位說我是在那種紙醉金迷的社會上玩得不耐煩極了今天我那位敝東翁喝醉了酒我便偷偷的趕他酒興發的時候到這裏來歇一歇腳帶

便來望望諸位做一天長夜談。明天早上我是仍要回去的。這幾位票先生聽了，就笑嘻嘻道：「原來老兄是不忘故交，特地來這兒小聚。小聚的這到是我們失言了。」

這時便有那彩票先生提議道：「鈔票先生遠來不易，這一會去後也難得再來。我們應該在今晚開一個歡迎會，表示我們的親善熱忱，不曉得諸位以爲如何？」當票車票借票支票四位先生聽說也都一口贊成。那彩票先生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鈔票先生。鈔票先生口上謙遜了一會，心中是求之不得，便老實不客氣的答應了。當下這幾位票先生把囊裏收拾了一番，請鈔票先生坐了首席，推定了彩票先生做

主席。大家坐了下來，把字紙、簞角、落裏的碎餅、干肉、骨頭取出來，大嚼了一回。那一位當票先生就開口道：「今天我們歡迎鈔票先生，本來是極應該的。大大的鋪張一番，無奈我們都是精窮光蛋，沒法子。在社會上做事，纔逃到此地來的。所以祇能夠把這種肉骨頭、碎餅干來敬客了。好在鈔票先生也很明亮，想來當也不致開罪的。」鈔票先生微微的笑了一笑，當票先生又接說道：「而且兄弟還有一種意見，想發表發表。表車票先生道：「什麼意見呢？」當票先生道：「兄弟的意思是想請鈔票先生來演說一番，因爲我們以前的時候，雖也和鈔票先生一般受人歡迎，可是現在寂處窮荒，和社會上久已隔膜於社會情形不大熟悉。」

鈔票先生紅運當頭與我們不啻一個反比例。他說的話必有可以使我們受益的地方。上海灘上往往有幾家會所幾次三番的請人演說。有時候還苦請不到。如今鈔票先生不速而來。我們豈可失了這個機會呢。此言一出。幾位票先生一個個鼓掌稱善。那鈔票先生誼不容辭。就立起身來說道。鄙人這一會到字篋中來承蒙諸君不棄。既開歡迎會於前。又囑演說於後。區區此心是非常感激。不過鄙人自從投身社會以後。習於利祿學識一道荒廢多年。而況諸先生雖現在螻屈往年的身價。固曾高出鄙人萬倍。我何人斯敢在諸先生前妄發議論呢。不過既承諸先生雅愛。我也不得不把我所得的經歷。妄談幾句。

如有說錯的地方。還要請諸位原諒。一二才是記得我自從銀行中出來的時候。就給一位富翁收了去。他收了我。去以後終日把我關在一隻又大又黑的箱子裏面。雖則也有好許多同伴。可以談談說說。不過一天到晚不得自由。和在銀行中的時候一般無二。這時我心中到懊悔不該急急出來了。有一天不知怎樣居然脫了這位富翁的樊籠。到了一位做工人的手中。從此便東奔西跑。倏的在上海倏的在杭州。倏的投奔到商店。倏的投奔到工場。幾個月來一天到晚簡直沒得空閑了。但是我的心中這時到反比較以前愉快。因為我們的天職是在流通生成的。賤骨頭到不怕跑來跑去的。其時我又得了一個教

訓。覺。得。那。種。中。產。階。級。的。人。和。無。產。階。級。的。人。比。較。起。來。那。無。產。階。級。的。人。比。中。產。階。級。的。人。好。得。多。多。那。無。產。階。級。的。人。雖。則。不。能。够。和。我。常。常。相。聚。但。是。在。得。到。我。的。時。候。一。種。親。愛。誠。懇。的。態。度。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不。比。那。中。產。階。級。的。人。見。了。我。雖。則。也。不。拒。絕。却。冷。冷。的。把。我。塞。在。袋。中。一。點。沒。有。恩。意。所。以。我。近。日。來。極。端。信。仰。那。新。文。化。家。所。倡。傳。的。一。種。共。產。主。義。想。和。那。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奮。鬥。一。會。說。到。這。裏。長。的。歎。了。一。聲。道。不。過。我。口。上。雖。這。樣。說。得。響。我。的。實。際。上。却。一。點。沒。有。真。力。量。那。種。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又。防。備。得。周。周。密。密。我。也。祇。得。說。說。罷。了。說。罷。歇。了。一。會。咳。嗽。了。幾。聲。又。接。下。說。道。我。這。種。

說。話。對。人。說。也。不。止。一。次。了。因。此。上。我。也。會。好。幾。次。受。過。共。產。主。義。宣。傳。者。的。嫌。疑。那。捕。房。中。的。人。幾。次。留。意。於。我。終。因。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所。以。也。就。把。我。放。過。了。不。然。這。幾。日。中。免。不。得。在。那。鐵。籠。中。過。生。活。那。能。够。和。諸。君。相。見。呢。但。是。我。的。肉。體。上。雖。會。受。了。這。種。嫌。疑。我。的。精。神。上。却。終。不。肯。放。棄。了。我。的。主。張。諸。位。先。生。和。我。是。不。會。有。什。麼。詳。密。的。交。際。但。我。却。曉。得。諸。位。也。都。會。受。過。中。產。階。級。的。苦。處。當。票。先。生。借。票。先。生。車。票。先。生。固。然。不。必。說。了。彩。票。先。生。支。票。先。生。恐。也。不。能。够。逃。出。中。產。階。級。的。掌握。所。以。我。這。個。主。張。諸。位。想。也。都。贊。成。的。諸。位。票。先。生。聽。說。一。齊。舉。着。手。兒。喊。道。贊。成。贊。成。

幾位票先生正在說贊成贊成的當兒，猛然來了一隻粗而又大的手，把那歡迎會上的人物都取來，扔在地上，檢了一會，檢着了那張鈔票先生，譁然大笑道：「在這裏了，在這裏了，說着取出了一隻皮夾，把鈔

票先生放在裏面，也不管幾位票先生受人踐踏，受風飄揚，逕自揚長走了。那幾位票先生見鈔票先生被人檢去，想着那身世飄零，感會不再，不禁都下了幾滴傷心之淚。

覆吳羽白君

惠函誦悉。一一辱教周詳，感甚愧甚。近今說部作者如林，誠如尊論，可稱述者甚鮮。弟等不揣鄙陋，創此周刊，原期刊落浮辭，掃除凡響，惟願弘力弱，徒負屬望者滋多。尙祈隨時賜以箴詞，至深翹企。至增加小說短評一欄，弟等亦久有此意。前主某報，曾亦有小說談話會之設，嗣以攻擊則開罪作者，溢美又近乎標榜，是以頗難著筆。然近時出版物，可抨擊者不少，亦祇得如佛家之不可說不可說耳。星期談話會一欄，偶以短詞雋語，略示諷刺，似尙不爲人刺目。執事於說部中，可謂獨具隻眼之讀者。懇抒卓見，以惠同人（倚虹）。



點頭

程小青

一
鬆暢快得多。

趙守儀走出了校門，把他的藍竹布長衫畧畧整理了一下，手中搖著一把一面有書、一面有畫的摺扇，大躡步的向西走去。原來那天是星期六上午的作文課已經完畢，下午便是休假，所以他也和學生們一樣，覺得一星期的功課到今天告個段落，精神上便覺得輕

他。一壁走，一壁低著頭，在那裏思忖。他想：今天下午不如去訪他的老友，何志清談一回罷。還是往寶帶橋去走走，吸一回清鮮空氣。蘇他垂疲的腦筋，一回又想：起有三封朋友的來信，攔了兩天，沒有工夫答覆，還不如趁這空兒……鈴鈴……鈴鈴……這時忽然有

一種黃包車的鈴聲，很急促的迎面奔來，不由的不使他擡起頭來。他仰面一瞧，見車上坐著一個西裝戴草帽的少年，原來相識的喚做駱古臣，乃是本城少年團裏的一位幹事。他記得上星期五晚上，這位駱先生曾經到校中來演講過一次。他講『社會服務』的題目，非常透闢。趙守儀聽了以後，著實在學生面前稱讚過一番。說這位駱古臣先生真是一個有新思想、和服務精神的新少年學生們

都○應○當○把○他○當○一○個○模○範○因○此○之○
故○趙○守○儀○這○時○一○見○他○迎○面○過○來○
慌○忙○站○定○了○足○等○到○車○子○近○身○的○
時○候○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趙○守○儀○重○新○仰○起○頭○來○的○時○候○他○
的○面○色○忽○而○一○陣○子○通○紅○接○著○又○
一○陣○子○灰○白○似○乎○非○常○失○望○原○來○
他○見○那○黃○包○車○飛○也○似○的○馳○過○他○
身○旁○的○時○候○他○身○子○雖○是○僵○著○却○
也○明○明○瞧○見○那○位○駱○古○臣○先○生○向○
他○回○答○一○個○禮○不○過○那○個○禮○很○覺○
特○別○只○把○駱○先○生○的○右○額○依○着○斜○

線○的○角○度○約○畧○點○了○一○點……不○
是……只○點○了○半○點○
趙○守○儀○的○思○潮○忽○的○變○了○趨○向○便○
集○中○到○方○纔○那○位○駱○先○生○的○點○頭○
問○題○上○去○他○的○答○禮○為○甚○麼○這○樣○
冷○淡○輕○薄○而○且○還○帶○着○些○讖○視○的○
神○氣○呢○莫○非○他○忘○懷○了○麼○但○這○不○
過○一○個○星○期○的○間○隔○况○且○那○晚○上○
因○着○校○長○的○介○紹○彼○此○曾○經○談○話○
過○一○回○覺○得○他○謙○和○得○很○交○際○上○
的○禮○節○比○甚○麼○人○還○要○嫻○熟○怎○麼○
不○多○幾○天○便○會○得○忘○懷○不○相○識○呢○

……唉○他○不○是○不○相○識○他○明○明○向○
我○答○禮○的○不○過○我○向○他○鞠○了○一○個○
躬○表○示○了○這○一○番○誠○摯○的○敬○意○他○
為○甚○麼○連○一○個○手○指○頭○都○不○肯○舉○
一○舉○到○底○為○甚○麼○呢……

二

星○期○日○的○下○午○觀○前○街○上○是○最○鬧○
熱○不○過○的○在○那○鬧○熱○的○聲○浪○之○中○
那○些○闊○人○的○包○車○要○算○是○中○堅○分○
子○因○為○一○部○車○上○除○去○車○夫○的○兩○
隻○手○裏○一○手○一○個○有○機○關○的○銅○鈴○
一○手○一○個○橡○皮○喇○叭○以○外○那○坐○車○

的主人還很命的把兩隻脚踐個
不住原來那車子的踏足底下還
裝着一個飯碗大小的大鈴呢

這一天趙守儀正走在觀前街上
形色很是慌張那時他耳官中接
收了許多重大的聲浪一一報告
到腦府裏去腦神經上受了劇烈
的震動便覺得怔忡不安忽然間
又有一陣子銅鈴和喇叭夾雜的
聲浪從他的背後過來他急急站
過一旁回頭瞻時見約摸五六個
門面以外有一部包車像射箭般

的直飛過來車上坐着一個二十
歲光景的少年戴着一頂最新式

的巴拿馬帽鼻上架一副真玳瑁
邊的黑色克羅克司眼鏡身上穿
一件淡蘋果綠的新式花外國紗
長衫手中執一根金鑲的司的克
嘴裏還咬著一支雪茄趙守儀一
見更將身子靠近一家店舖的門
前那舖子門前却早已站住了幾
個人街的中心却反空空洞洞的
專等候那部包車經過那時那車
子一路過來雖沒有一個人阻擋

他的去路那三種聲浪却仍繼續
不息的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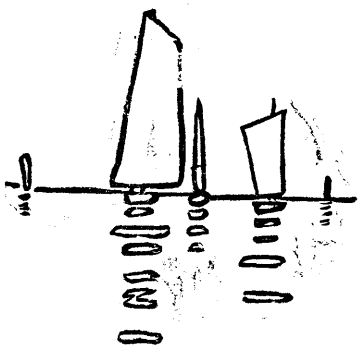
車子近到趙守儀的面前猛聽得
一聲『赫洛』直從他的耳朵背
後發射出來接著便覺有一人在
他的肩膀上一推似乎要軋出去
的樣子趙子儀一嚇深恐因這一
推撞到包車上去急忙兩足用一
用力站立穩了回頭一瞧見那個
軋出去西裝少年正高高的舉
著草帽在那裏揮旋彷彿向那經
過的包車行禮趙守儀心裏別的

點頭

一。跳。原。來。那。西。裝。的。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少。年。團。裏。的。幹。事。駱。古。臣。先。生。再。瞧。那。包。車。上。的。少。年。却。只。把。的。他。頭。頸。側。了。一。側。車。子。便。一。震。眼。的。過。了。

趙。守。儀。這。時。不。知。怎。的。臉。上。又。像。昨。天。一。般。的。一。陣。子。通。紅。他。私。忖。那。包。車。上。少。年。的。點。頭。很。像。一。個。泥。人。頭。上。裝。着。一。個。鋼。絲。圈。的。頭。頸。那。鋼。絲。已。經。生。鏽。滅。失。了。彈。性。故。而。雖。然。受。了。震。動。畧。動。一。動。便。即。回。復。舊。狀。這。樣。的。點。頭。不。也。是。

很。冷。淡。輕。薄。而。且。還。帶。着。些。矚。視。的。神。氣。麼。他。爲。甚。麼。這。樣。答。禮。呢。並。且。那。駱。先。生。昨。天。的。狀。態。爲。甚。麼。和。今。天。的。截。然。不。同。呢。唉。到。底。爲。甚。麼。呢。



四

瀛談

(劍傑)

殘布敝綿。腐木污紙。均可用以製酒。特製造之手續甚繁。且味酸而難以下咽耳。

卷烟一支。足斃雀二十餘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31B



~~1628259~~